

T5241.16/7260(6)

T5241.16/7266(6)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30 1940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二十

內集

姑蘇劉昌欽謨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許文忠公

圭塘小菴

古賦

迷樓賦

予總齋政廣陵禱雨雷塘掾曹汝霖從歸途說江都廢興
荒煬始末周覽山川闐闐樓居之盛而又及迷樓焉傷而
賦之其詞曰

有樂不縣積塵斷絃有美不御老醜備前於是前星晦乎
其無光少海一變而為田矣天厭隋祚憂不在敵胎於心
腹成於肘腋以五子一母列據雄鎮為可恃而不知大都
偶國為禍之尤劇方荒煬之好學接士也固莫辨其真偽

及其雷麗華而怒高頰則惡緒已暴於中外惜猛虎之不
知竟爲毛間蟲之所噬黃腸甫湊金合已賜麈聚居廬龍
飛天位弛然自放於九重之上天地萬物無一物之可畏
遂肆心於巡狩傳粉深宮笑江東之諸帝車轍馬跡將徧
九州北巡榆林旣讐其酋耀兵河右瀆武東陬引汴水開
邗溝置離宮造龍舟伊江都之勝麗詎一豫而一遊天亦
厭乎我民欲一旦而畫劉百萬億之蚩蚩乃生項昇之巧
萃僂般於心匠委財幣於電掃按圖締構不日成之璇室
愧陋摘星笑卑傾宮謝侈阿房讓奇章華姑蘇撮土何施
建章柏梁廣猶可稽叔寶三閣華而不微軼古罔後舉莫
我夷於物靡曼於粲珍瑰寶帳散愁而延月復有酣香而
忘歸亂晝夜於多景鬱煙霧之霏霏晶熒奪目孰辨遠邇

縈紆倚足曷明東西巢燕亦惑乎網戶車羊尤眩乎竹枝
弄臣肆誤以資笑阿媼雖習而猶疑入者罔識其所從出
者莫省其所蹊一蟻逐肉林之臭一蜂憊花島之飛蠅遭
拍浮而醉不可解舟入溟滓而維無所施又如鷓鴣不能
悉鄧林之樹小鮮豈暇窮滄海之涯俊娥孰何安之車錫
名寔來夢之兒下俚稚女孰究其姓字如侯夫人之死者
蓋漫不知吁嗟獨夫心蕩神疲尚能名之可謂曰迷昔在
帝堯法宮是作舜闢四門以撤壅遏明堂政令辟雍禮樂
究義資訓德脩罔覺遠不軌與不物寔儀刑之攸託三苗
羲和昏迷致兵政教不迷在書可徵威儀卒迷詩具刺懲
盤盂几杖微且有銘異哉茲樓以惡著稱謂真仙亦迷於
此地何處通窾至不迷於厥行向使中原無叛天復假齡

殆將作七千五百里之臺而盡糜天下之蒼生矣人不知
過或肆無忌苟知其非敢作而遂觀其引鏡念頭頸之且
斫觀天識圖儂之將至旣灼然而自知乃確乎其自弃蓋
柔終而無改過之勇厚極而有難開之蔽迷於心者若是
其大迷於樓特其細也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樓傾土平傷
哉蕪城乃爲之歌曰蕪城蕭蕭兮草離離繁華漸盡兮瓦
礫不遺昔之迷不可復兮無俾世迷

鬪駝賦

元統甲戌九日上幸後苑觀鬪駝有壬適有奏對遂獲一
觀退而爲之賦曰

于嗟乎駝爾軀孔碩爾能實多龍斯夭矯山斯嵯峨生鄣
善之絕域邈流沙而迅過日三百猶跬步輕千斤之負馱

方炎風之煽毒劇殲人於札瘥爾乃卽沙滅口警候匪譌
度磧渴水口塵莫去迹蹋而鑿涓涓盈科其或脩程阻艱
芻秣罔繼溲麩茹銜糾纏堅閉浹辰無饑萬里不遑校地
用之凡茲寔氣稟之尤異者也蹠不介甲踣鐵其堅肉鞍
喂囁雙峰矗聯復有傑出一峰歸然力倍恆品且當萬千
其穹莫扳抑之卽從彌耳伏地屈足漏空累乘駢坐奚婢
塞童毳繩掣鼻自西自東昂首噴穢呼園生風翠釜之珍
其忍取供流潼甘馥馬酒釀醲隋毳紉緝褐被域中風土
旣習字育日豐板襁其雛稚紫茸茸冶銅象形僅得其槩
疥不媠媚劉文適類景純著贊論功遺大歷唐及宋紀述
未備皇元御天西北首賓天笠效貢泉渠空羣魚魚連連
列廡雲屯千乘萬騎灤水歲巡負鼓先聲服箱後塵背錦

模糊絡珠璘霏鈴鐸殷地旌旃盪雲開闢而下有國之有
馳者未有若我朝之殷也牧橐分職秩浮令丞負重致遠
人知其能有知其出拔之奇搏擊之精者乎苑草未凋風
日清美九重機暇鳳輦蒞止俯察品彙縱觀物理虎賁執
縵兩兩相睨騰蹙傾奔晷歛徙倚待怒氣之既盈俄侵凌
之漸邇脫羈發縱勢邁角觝始齧頸而躑躅復摩肩如委
靡乍分立以叩隙遽挑釁於馭駃飄忽若風燕盤旋如磨
蟻劃然踴躍人立對起波瀾土墳雷轟電駛持久跼跼勝
負未決貂璫聲援陛楯皆裂餘勇雖鼓虛驕已竭嗟兩雄
之相厄卒不追乎一蹶勝者植立揚揚自慊主矜調擾望
拜蹙躡天爲噤噓賜沓繒帛嘗聞單于祭三龍祠以是爲
樂龜茲觀七日戲以占耗息今始得以驗其說鄙哉季郤

芥金其雞杜鄩走馬時在側微開元南面何取於斯顧羽
毛之瑣瑣瀆黼辰之巍巍而登牀之舞馬亦不過示異於
宴嬉又孰若大逾犀兕猛軋虎驅可以鼓吹飛之士激羽
林之孤者哉小臣在列顧瞻震栗悸定而懾氣塞而釋目
隘而豁足痿而力歸來人間塵土全集袋馴白唐促
織黃雀山鷓種種有敵下里何知小兒方劇觀於海者難
爲水曾何辱乎目擊然臣有芻蕘之言增渤澥以涓滴大
小雖殊玩物則一惟吾皇遊六藝之囿徵勝負於往昔愚
臣一第非手搏而得視試卞爲期門之徒亦粗可以備顧
問而陳得失也

三臺賦

至正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有壬偕明初馬徵君遊三臺明

初有長句既次其韻永歌不足又作是賦其詞曰
歲癸未秋九月霜清寒薄天宇澄澈塗無長泥庭有積葉
高陽子逸興作呻畢輟趣膏秣事登涉壺清露之芳醞從
白耆之佳客乃指顧而告曰子亦見夫三臺之截薛者乎冰
之未滅客乃指顧而告曰子亦見夫三臺之截薛者乎冰
井峙北金虎距南銅爵巖巖中立而三若稽作者振古所
慙欲祛我銜不能縷談子亦欲聞其凡乎高陽子曰嘻昔
有塗巷話古事及漢季小兒聞曹敗則大喜劉蹶則顰蹙
而出涕蓋人心天理之所同況怒其人而履其地因其跡
而聲其罪不亦宜哉客乃言曰吉利之生姓不自知由嵩
已冒夏侯何稽舞戟禦捕啖葛如飴誑叔以疾拒客以泥
睥睨一世岸然肆欺雖橋何之見異卒莫逃子將之譏謂

興義以寧國致羣材之景隨爾乃劫遷乘輿地尊天卑彝
倫攸斁大厦以隋及乎袁尚既敗審配亦摧黃星斯應赤
精遂微入鄴領冀州之牧中天植不臣之基慮幾人之稱
王乃居之而不疑幾簣幾杵成茲崔嵬子午梁貫愈出愈
奇三山鼇戴雙闕鳳飛連甍復道相爲蔽虧累棟山積周
軒雲齊陽宮冬熙凌室夏淒審曲面勢有巧無遺衡漳浩
浩乎其北隆慮靡靡乎其西收千里於寸眸萃萬景於一
時卷山河而匪席指風霆其在頤應劉王徐倡酬諏咨登
高能賦家有陳思父子放志欲長若斯天道惡盈樂極則
悲撫冲弱之季豹顧婉孌之娥眷語託人而哽塞惟泣血
之漣沔痛富貴之長違遽盡露其情狀彼一牀之八尺容
幾許之總帳要脯糈於朝晡競聲樂於朔望分香衣而造

履組舉瑣瑣於屬纊其橫槊賦詩之雄發壁弒后之威奄
忽而俱喪匪不及乎篡代丕蓋默定於主鬻鎖諸妓於幽
闐望西陵之莽蒼念舊寵而興悲抑茹怨而自愴霜鴈訴
秋露花泣春宰木行拱几筵有塵哀絃急管其聞不聞事
往跡存如惡不泯夫以精舍二十年之規欲媒孽萬年之
爲君不知司馬家兒已瞠乎其側而恥於附其翼攀其鱗
也徒爲趙燕魏齊之張本因之增侈重困乎吾民幸壘障
之不鏟俾表惡於無垠今吾與子效小兒之顰蹙申欺孤
之公議傾壺中之清醇澆胸次之磊磊且以酌漢室征西
之將軍魏家創業之武帝子以爲何如高陽子聞而笑曰
瞞乎瞞乎如客之言則爾之罪窮天地亘萬世而不可賞
矣然誅則以心論言不以人廢乃歌其歌曰對酒當歌人

生幾何憂思難忘唯有杜康於是引滿竭壺興盡而返回
望三臺渺蒼茫乎醉眼

五言古詩

神山避暑晚行田間用陶淵明平疇交遠風良苗

亦懷新爲韻

十首

田塍晚獨策及此時雨晴東畦與西疇泱泱流水聲豐年
已足歡清風復多情歸來藉草坐濁酒還自傾不用澆醜
磊我懷無不平

寢迹非絕世雅志便林丘青山足一至勝處靡不游意適
輒忘返茲焉夏已秋遙遙目力窮青青盡田疇迷復幸不
遠歸歟無異謀

脫身豪俠窟里氓締新交愛其心無筭不較醉語饒生兒

更有教治地盡肥
堯禾黍已在眼
瓜蔬早登庖
愧子良已多
況敢希由巢

浮生苦無怵
道近人自遠
重外樂徇身
遺世幾赫咄
老農初不知
遑遑歲年晚
清晨負耒出
日夕行歌返
悠悠千載心
它人莫予忖

落日照我影
頎然溪水中
涼飈動絺衣
勢欲凌虛空
顧之一大笑
與爾將無同
昔也爾何達
茲焉爾何窮
莫道山林陋
乃有黃虞風

昔人植松柏
映蔚彌崇岡
不爲朝夕利
千載當自長
植槿非不榮
我圃因之荒
白髮走畏途
途脩馬非良
桑榆賴非晚
此樂且無央

靜念少日事
躁中劇堰苗
欲令千載淳
反之在一朝
斥鷃

不自量上欲搏扶
搖世怒任盲俗
林譏愧清謠
傲骨日已長
及辰事逍遙

淵明昔歸休
開歲纔五十
我雖年近似
我道慙什百
兼金與尺璧
敢取儕瓦礫
緬焉動真想
迅往孰誘亦
庶幾歸田園
千載可同迹

我聞昔桃源
民風近無懷
茲山亦深窈
中有讀書齋
但絕車馬迹
不惜雲煙埋
旁圍靡靡山
上蔭高高槐
聊以永今朝
得酒從無睽

我髮日以變
山色日已新
舉杯試問山
古今閱幾人
我非山主人
聊爲山之賓
杖可入幽險
詩能寫清淳
但恐我它適
山乎爾誰鄰

宿臨湘贈誠之監縣

北風櫓聲乾晚泊斷磯下雲岫浮修蛾霜空入平楚鳴鴈
無處尋落日不可畫重岡護巖邑百里寄民社籍甚賢大
夫居然魯恭化豐年足粳稻沃壤滿桑柘我如無心雲底
事勞候迓爛醉得詩歸江山非傳舍

李伯徵中丞奉東宮命作椎結請紀其故以百字
頌而祝之

總角習義方結髮事明主櫛縱豸且貂勤勞幾寒暑青皇
一顧中遂與國人伍區別垂鬢雲岐分戢鴉羽昔我秋谷
公爬搔淨寰宇象賢實無愧冠服儼前矩願言壽而康三
握勿爲苦它年麟閣上雪鬢照簪組何用拭肝石道貴隨
所處老我任飛蓬謠詩美繩武

五言律詩

荻港早行

水國宜秋晚羈愁感歲華清霜醉楓葉淡月隱蘆花漲落
高低路川平遠近沙炊煙青不斷山崦有人家

夜行潤陂

蕩蕩唐虞世區區蝨蟻臣露餐烏攫肉夜渡馬知津危棧
依山盡微行到水頻風霜儘蒙犯庶用答涓塵

橫浦登舟

南征殊不惡樂事總相關馬上行思句舟中卧看山盡收
煙景去滿載月明還何往不自得浩歌天地間

七言律詩

登岳陽樓

半空輪奐壯巴丘消得騷人一繫舟雲氣遠攜湘雨至湖

光寒入蜀江流山川信美非吾土天地無窮有此樓三十
四年如夢過可憐華髮賦重遊

過湘潭

江邊楊柳翠縈回柳外人家罨畫開一夜東風花落盡千
年華表鶴歸來暮雲山出遠浮黛春雨水添濃潑醅莫艤
扁舟訪陳迹白頭懷抱易生哀

祝融峰與廷鎮觴詠有懷歐陽原功蓋嘗約同遊
而予不能待其歸也

載酒窮躋最上峰嘯歌聲撼海濤風得陪五馬二千石獨
少三生六一翁為問北門紅日下何如南嶽白雲中寄詩
幾欲申前約無奈人生似燕鴻

閑居雜詩

鬢髮蒼浪齒動搖自知宜退待誰招茶餘引鶴消春晝酒
醒聞雞記早朝肥截玉肪羹縮項香翻雲子飯長腰尚嫌
門有徵詩客時與山人破寂寥

和傅汝礪寄來韻

春紅園圃眩西東花下縈紆一逕通不向雷門操布鼓要
從人海見珠宮多言浪負三千牘老夢都忘十八公珍重
吾宗有成訓人間何似在山中

七言絕句

杜子美象

刪後騷餘代有聞集成惟許杜陵人憑誰寄語公流者流
到江西不是春

和康里子山韻

洞深春早透蘭芽
曉雲香亂海霞
萬丈紅塵飛不到
紫簫吹綻碧桃花

李陵臺

李陵臺下駐分臺
紅藥金蓮徧地開
斜日一鞭三十里
北山飛雨逐人來

令狐學士金蓮圖

九天光彩動金闈
輦路風香樹影齊
却笑漢家恩數薄
只教天祿待青藜

董仲達送予至湘陰別後順風比晚行三百里
悵然有懷作一絕付其僕之遠送者持歸

江籬杜若滿汀洲
騷國春來亦可愁
一日順風三百里
故人何處望歸舟

卽事

幾家門繫釣魚船
一陣風香燎麥煙
畫出太平村落景
酒旗多在綠楊邊

歌行

題友人所藏明妃圖

臂香骨沁守宮虛
金鎖重門怨銀鑰
深宮有眼不識春
畫長時聽雲間樂
平生所見惟監宮
今朝豈期見畫工
君王知畫不知妾
薄命已分如秋蓬
黃沙漫漫天無窮
驚飈吹老紅芙蓉
穹廬明日又何處
此生遂負南歸鴻
和親納侮號上策
建議詒謀婁敬責
妾身雖苦免主憂
猶勝專寵亡人國
關山寥落夢亦迷
嫁雞正爾隨雞飛
人間生女莫望貴
只可近作田家妻
琵琶聲斷霜天月
青塚至今青不歇

後來却有蔡文姬千古胡笳辱哀拍

喜逢口

并序

灤陽驛東北四十里有雙塚世傳昔有久戍不歸者其父求之適相遇此山下相抱大笑喜極而死遂葬於是俗因謂之喜逢口亦猶望夫之有石也雖莫究其世代姓氏而其言有足感人者故作是以紀之

兒寒解衣重撫摩兒饑推食孰忍訶長成與國遠負戈一去不返當如何去時云戍東北鄙直出榆關度遼水白頭郎罷與影俱豈憚山川千萬里天教此地適相逢父曰從天墜吾子笑疲樂極俱殞身誰謂情鍾遽如此官家開邊方未已同生又別寧同死山雲漠漠風颼颼山頭雙塚知幾秋當時不忍一朝喜今日翻成千載愁猶勝貞女化爲

石終古孤身雙不得清江寒影日悠悠行人一去無消息

赤辭

孽瞞禍水劇趙女漢火餘光能幾許蜀方傳薪噓未然吳偶束縕成一炬萬艘枯葦沃以膏空江如鞞長風鼓九淵鼎沸羹魚龍連營熾炭燔貔虎雄圖南紀成畫餅匹馬華容作窮鼠坡翁乘興賦赤辭爛漫天機湧毫楮偶從雪裏寫芭蕉又似驪黃不毛舉考圖求故此其地疾惡千年若躬睹江山蕭條歲華晚興廢人間幾今古買魚沽酒弔阿瞞醉和漁歌短蓑舞

哀棄兒

雪霜載途風裂肌有兒鶉結行且啼問兒何事乃爾悲父母棄之前欲追木皮食盡歲又饑夫婦行乞甘流離負兒

遠道力已疲勢難俱生灼可推與其囊尾莫我隨不如忍
割從所之今夕曠野兒安歸明朝道殣非兒誰父兮母兮
豈不慈天倫遽絕天實為十年執政雖咸腓發廩有議常
堅持昔聞而今見之倉皇援手無所施兒行不顧寒日
西哭聲已遠猶依佈

李惟中學士自西臺侍御召入以未央宮瓦硯為

賦作此謝之

漢家作宮法紫微金鋪玉戶明華棖甄官陶瓦極能事鉛
丹細擣咸陽泥一朝神雀去不返秋風禾黍驚離離谷陵
且變此宜盡一二時出農夫犁人間購求作珍玩洗刷篆
籀分毫釐西臺執法好事者礮磨為硯尤瑰奇體呈全璧
徑尺許沼開新月才一眉堅如鐵石潤如玉墨聲瑟瑟松

風吹惠然匣送感高義但惜所與非所宜公才真是謫仙
裔善事利器方相資嗟予蕪學忝詞館雖有此器無能為
世傳銅雀亦佳品搜荆黃壤今無遺高皇垂統四百載老
瞞何物敢等夷愛人屋上烏亦好况茲適用逾端溪楮生
毛穎賀得友坐令几案增光輝代言揮制固多愧玉堂風
月猶能詩

贊

文文山畫像贊

并序

有壬早慕文山公風節與其孫富遊嘗序公傳而未得拜
公像意其雄傑峭異若太史公疑張子房為魁梧奇偉也
富弟寔奉像求贊始遂瞻拜乃温其如玉焉然其栗而廉
者不可揜也仁者必有勇公之謂也贊曰

精金不蝕貞玉不磷昆岡火炎乃流乃焚不流不焚孰爲其真摧抑百至而力不斲間關萬狀而氣益振我公之心有如此水我人我民我疆我理獨有入海萬一振起天實厭宋臣力竭矣慷慨就俘氣言益厲談笑燕市取義得義一言一動足爲人師若曰父母有疾不可以難愈而不藥則百世之訓彞厚顏鄙夫偷生一時死何所遺壤腐冰漸公乃不死孰得而死之予今見公圖繪固嚴霜烈日之梗槩而景星鳳凰尤足以慰後世快覩之思也

題跋

題歐陽文忠公告

文與道一而天下之治盛文與道二而天下之教衰經籍而下士之立言力非不勤也辭非不工也施之於用卒害

其政者與道二焉爾昔蘇子以韓愈配孟子而以歐陽子配韓愈天下以爲知言後世無敢有異議者韓也歐陽也推而達於孔氏之道也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又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嗚呼此歐陽子之所以爲文而先儒謂自荀楊以下皆不能及者也有壬幼讀其書即知好之見其紆餘委備容與間易初若易入望洋而嘆而後知其大且至也翰林直學士兼國子祭酒玄原功其後也登延祐乙卯進士第名能爲古文潁州後子孫散而四方能世其學者原功爾出所藏至和元年五月告身示有壬曰太師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時罹太夫人憂服除以舊職除此其告也陵谷變遷歸然獨存傳而

中州文表卷第二
至玄玄也歷胄館奎閣奉常太史幸不至墜世業子吾同年其為識其左又曰子以叅議中書省事母憂去官服除亦以前職召古今事有相契者其併記之有壬早讀歐陽子得與其後同年而又相好故敢以謏聞識之若夫德業之不究而以迹之粗類者委之豈原功私我之深遂忘其擬人以倫而傷其知人之明邪將原功警我以希賢之學邪警我以希賢之學也則不敢不勉

題李士誠持信手卷

說文曰印執政所持信也劉氏釋名曰印信也所以封物為驗也亦言因也封物相因付也大抵皆有官者所用隨其職給於上後世人始自為今易水時有得大不過三五分其文率不同他出諸土者班班可見皆私作持以為信

者也然莫盛於近代士大夫簡牘題詠既書姓名必繼以印哆然標榜以為粉澤予素疎但書姓名乃有刻而見贈因求印其上者甚至有假為者厥後馴習積至盈篋蓋不能免俗焉時之所尚若是雖近文事其亦文之末也夫世稱圖書甚無謂實印爾其控用銅若象若木之堅緻者惟舉世尚之故製作日精然皆出江南北工未聞也吾鄉李士誠是藝之精無愧南工蓋其翁學於江右文生而士誠傳其家法焉求扁室顏本之說文以持信扁之且使知其槩庶不為俗工

跋織成宣和御書清淨經

唐安樂公主出降益州獻碧羅為花鳥大如黍米眼鼻觜甲皆備瞭視者方見之陸龜蒙紀錦裾謂其禽鳥花卉諦

視條段斬絕分畫縝緻不可狀雖不可見想像不過景物精絕而亦疑其夸也若夫字畫見諸組織者大率僅能成字而筆意則未易得宜相張君藏織成宣和御書常清淨經一卷筆意之精不失毫髮機軸之異又有不可名言者面文背質判然二文而吻然一層不知當時之工何以施其功於機軸之間也因知碧羅錦裾非夸而又有不及者雖然奇則奇矣特一物爾而予因是深有感焉宣和間萬事已隨清淨經謂神好清而心擾之心好清而欲牽之遣其欲而心自淨澄其心而神自清嗚呼斯言足以爲國矣知而不能踐徒從事組織之末祇增其多欲爾故予不暇論組織之工而深有感於是焉是卷出沒之詳同年歐陽原功敘之矣其已卯冬與予同觀蓋庚辰冬也

跋重刻羊祜碑

隋淚碑在天地間與元氣相爲無窮昔之亡也有不亡者存蓋立德立功立言有一於此足以不亡況備之者乎太傅之未就交辟也郭奕以爲今之顏子其德之著見者若此委質而後大勲偉績史不勝書其功懋矣若夫論三年之喪欲革漢魏之薄而興先王之法以敦風俗其於立言之蓋有儒者之風焉使及孔氏其殆庶幾乎陸抗謂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未足以盡之也李商隱因韓子淮西碑有言湯盤孔鼎有述作今無其器存其辭辭之精絕者不託於器且不可泯況德之泱人肌骨者乎昔太傅造峴山言自有宇宙便有此山余謂但有峴山便有太傅且人皆因碑而傳是碑由梁及今至于四刻則因有以著不亦異乎

訪舊文而刻之石由京師而致之峴首者編修官楊伊志
卿也

序

文丞相傳序

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唐漢而過之遠矣盛時忠賢
雜還人有餘力及天命已去人心已離有挺然獨出於百
萬億生民之上而欲舉其已墜續其已絕使一時天下之
人後乎百世之下同知君臣大義之不可廢人心天理之
未嘗泯其有功於名教爲何如哉丞相文公少年趨厲有
經濟之志中爲賈沮徊翔外僚其以兵入援也大事去矣
其付以鈞軸也降表具矣其往而議和也冀萬一有濟耳
平生定力萬變不渝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用藥之理

公之語公之心也是以當死不死可爲即爲逸于淮振於
海真不可爲矣則惟有死爾可死矣而又不死非有他也
等一死爾昔則在已今則在天一旦就義視如歸焉光明
俊偉俯視一世顧膚敏裸將之士不知爲何物也推此志
也雖與蒿華爭高可也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而未有
有爲若公者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然則收宋三百年養
士之功者公一人爾孫富爲湖廣省檢校官始出遼陽儒
學副提舉廬陵劉岳申所爲傳將刻之梓俾有壬序之有
壬早讀吟嘯集指南錄見公自述甚明三十年前遊京師
故老能言公者尚多而訝其傳之未見於世也伏讀感慨
惜京師故老之不及見也公之事業在天地間炳如日星
自不容泯而史之取信世之取法則有待於是焉若富也

可謂能後者已

大一統志序

至元二十三年歲丙戌江南平而四海一者十年矣集賢大學士中奉大夫行秘書監事札馬刺丁言方今尺地一民盡入版籍宜爲書以明一統世皇嘉納命札馬刺丁洎奉直大夫秘書少監虞應龍等蒐輯爲志二十八年辛卯書成凡七百五十五卷名大一統志藏之秘府應龍謂比前代地里書似爲詳備然得失是非安敢自斷尚欲網羅遺逸證其同異焉至正六年歲又丙戌十二月二十一日中書右丞相別兒怯不花率省臣奏是書國用尤切恐久湮失請刻印以永於世制可明年丁亥二月十七日皇上御興聖便殿中書平章政事鐵木兒達失傳旨命臣有壬

序其首臣聞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然三代而下統之一者可考焉漢拓地雖遠而攻取有正譎叛服有通塞況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亡以持一統議者病之唐腹心地爲異域而不能一者動數十年若夫宋之畫于白溝金之局於中土又無以議爲也我元四極之遠載籍之所未聞振古之所未屬者莫不渙其羣而混于一則是古之一統皆名浮于實而我實協於名矣且統之爲言昉見於易乾之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說者謂天也者形也統也者用形者也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則又示人以體乾之道蓋天爲萬物之祖君爲萬邦之宗乾以至健而爲萬物始乃能統理於天皇上體乾行健以統理萬邦所謂一統萬類可以執

一御而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之機括繫焉九州之志謂之
九丘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志之由來
尚矣況一統之盛跨軼漢唐者乎是書之行非以資口耳
博洽也垂之萬世知祖宗創業之艱難播之臣庶知生長
一統之世邦有道穀各盡其職於變時雍各盡其力上下
相維以持一統我國家無疆之休豈特萬世而已哉統天
而與悠久矣

秋谷文集序

相國李韓公秋谷先生薨之二十七年子獻由叅議中書
省事拜治書侍御史進侍御史有壬實中丞一日出先生
文集俾序其端昔蘇子瞻恨不及一見范文正公與其季
子德孺同官于徐序文正遺藁以挂名文字中自托門下

士之末爲幸而有壬之擢第也先生寔座主接餘光親誨
益不少視子瞻之於范文正則有壬之幸多矣序其敢辭
先生以雄邃之學爲帝者師功勳在王室聲名滿天下自
九重以至於里巷皆以字稱才氣跌宕落筆縱橫歌詩流
播荒陬下邑傳郵逆旅往往大書于壁然世知歌詩而不
知其文知其文而墓碑未出不知其功勳之大之詳也國
初因仍吏治日就媮窳士氣奄奄僅屬先生在潛邸日久
啟沃謂儒可與守成一旦當國即行貢舉蓋倡於草昧條
於至元議於大德沮尼百端而始成於延祐亦憂憂乎其
艱哉三十年來得人之列於庶位者可枚指也士風之隆
替治化之樞紐在焉大德之末丁國勢危疑神器杌隉之
會猶操舟灑灑三峽遇排山倒海之風而能力贊秘策卒

底平濟非社稷之臣乎若夫名爵掃地而削其尤錫予空
帑而復其舊太官恃不鉤檢而覈其濫宿衛依憑城社而
沃其穴貴近世臣莫敢議及乃挺身任之灼知將來之危
不恤也國家用儒者爲政至元而後炳炳有立者先生一
人而已有壬因褻其槩使讀是集者知有德有言且以見
功勲之出有原柢也皇上追念勲德贈舊學同德翊戴輔
治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諡文忠獻字
伯徵世濟其美詎可量也哉

忍經序

衡陽高士栖碧羅巨海嘗從文山海上歸終身宋衣冠交
接稱許尤不苟有壬讀書衡泮居與之隣乃辱與進聞其
稱海北道廉訪使榕寓孫公之賢不容口蓋公往來過衡

衡士大夫多慕而見之巨海則交處最密者有送行序若
詩在栖碧文集今尚能記其槩公金源烏古部人征宋有
功歷官所至皆有惠政長憲海北民懷吏畏太夫人年高
上疏歸養沂沿湖湘士大夫無不熟公者今中書左丞大
司農良楨榦卿其子也時望所屬公累贈推忠靖遠著節
功臣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魏國正憲公某
不及拜下風猶欲識其子孫以酬平日景行先哲之意而
榦卿仕早有聲日踐華要承乏政府實嘗同寅都城僦屋
又得爲鄰一日出書曰忍經以示某曰先子平生有得於
此輯而爲書子其序之某識榦卿但知其世有積德而不
知其所得之源也及讀是書爲之三歎曰孫氏子孫之賢
闕閱之大豈徒然哉公之言忍有正義有變義有行義使

人人有見乎此則脩身齊家涖官之道盡在是矣夫以刃
加心上而能受之非易事也易之懲忿窒慾書之以禮制
心乃其下手要法公皆舉以示人自傳記子史以至佛書
道書百家雜著詩賦凡有關於忍經者靡不收入古今之
言忍者無以復加矣幹卿既叅大政尋拜左丞分省外藩
復入政府廟堂以其久勞機務聽辭中書俾專明農士論
猶未釋也讀父之書得效若此不惟一身一家又將傳之
天下後世也某賦性褊躁仕途五十年濱於危殆者屢矣
使早得伏讀此書庶不至若是之殆也雖然衛武公年九
十有五尚求箴警於國某雖七十有一苟未死一日有一
日之事此書尚有資焉

春秋集義序

春秋由三傳而下世之存者可考也范氏探經而爲集解
啖趙考三家短長爲統例伊川以傳考經之事跡以經別
傳之真僞皆號精當而世之讀者無幾及胡氏傳出學者
翕然宗之聖朝設科遂與三傳並用諸家之說幾無聞焉
向會試以五經發策至有不知名家名氏者況有考其短
長而折衷爲書者乎且聖人之意當時門人有所不知世
傳左氏時代不一要非親受於聖人者宜其辭勝而失誣
也公羊穀梁傳聞逾遠諸家之說各尊所聞其能盡合聖
人之意乎朱子謂春秋大旨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
狄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也如此則
傳註之說可泥于一偏乎豫章張君立擇諸家之論或全
或略疏於三傳胡氏之後名曰集義擷衆長萃于一歷歷

精至觀其自序蓋欲學者因是以求諸家之全戒其厭煩
務簡而取足於此則君立所得與夫所以教人者可見矣
欲觀君立之集義當先觀君立之自序徧取諸家優游涵
泳交暢旁通一旦有得自知去取迴觀集義心目瞭然與
聞人之說襲而取之者異矣康節云春秋盡性之書也傳
註而已乎

文過集序

丁丑分省予以五月二日發京師八日達上京大臣日侍
帷幄時陪論奏退則入省治常事軍國機務一決於中而
京師留省百事所萃必疑不決暨須上聞者始咨報故分
省簿書常簡叅議左右曹非有疑稟不至都堂日下吏退
恆兀兀獨坐間得朋游歌詩率爾賡和心有感觸亦形詠

歌乘興有一二十首而無心營度一字亦復動涉旬日七
月十七日奏歸日定有司次第治行予亦諭僮僕橐衣以
俟諸生李冕掇拾繆作得百二十首予視歎曰夫士之窮
者乃工于詩予竊祿逾涯人不謂窮也謂予不窮則昔人
以道不行爲窮方今玄象示儆獠夷弄兵浙人號饑中州
告水官瘵民疲財殫粟耗而予覲顏執政道果行乎悲夫
予蓋窮者也窮者詩宜工而復不工何哉彼之窮斂其心
力一寓於詩予之窮雖疲精竭神於所當爲而識淺才劣
卒不能爲至於詞章小技亦遂俱廢彼之窮猶有詩予之
窮併詩而無有而不工猶無也予其窮之尤者乎而不工
之語時託箴諷滕口譏誆者又小人之文過也因題文過
集以識予過因以見小人之志又有不在於詩者焉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二十

Blank space for text in the right column.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二十一

姑蘇劉昌欽謨

許文忠公

圭塘小藁

記

雪齋書院記

天地淳渾樸厚之氣鍾於北自顛穹生民侍而未泄一旦若再開闢與物為春我國家龍興適丁其會焉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君以治之師以教之世祖皇帝以大聖之資膺君師之任德業之盛固由天縱亦惟一時命世大才相與扶植斯道有以繼天立極也斯道也何道也根於降衷見於實踐傳之而濟斯民者也三代而下道有晦明而其明也其本於經乎金源氏之有中土雖以科舉取士名

尚儒治不過場屋文字而道之大者蓋漠如也天相斯文
新安朱夫子出性理之學遂集大成宇宙破裂南北不通
中原學者不知有所謂四書也宋行人有篋至燕者時有
館伴使得之乃不以公於世時出一論聞者竦異訝其有
得也皇元啟運道復隆古倡而鳴者則有雪齋姚公焉至
大間先生之姪牧闇爲翰林承旨寔握文柄家學益明孫
堉由世賞踐歷有聲今吏部侍郎昔守吾郡一日請曰子
嘗長翰林寔今太史吾祖之塋牧闇已銘之矣書院尚未
有記子其勿辭夫以牧闇之筆猶子之於諸父公之德業
精覈詳盡尚何庸贅而書院之紀時未及也辭不獲爲書
其槩公諱樞字公茂營州柳城人後遷洛陽考諱仲宏贈
太師儀同三司追封魯國公諡惠靖子煒故榮祿大夫陝

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贈推忠秉德佐治功臣光祿
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魯國
公諡文忠姪燧是爲牧闇燾僉江西湖東道提刑按察司
事公幼篤孝敬長力於學天賦旣高濟以實力故其成也
大太宗擇必闈赤子教漢語文字俾楊中書惟中監督公
往依焉與偕北覲時龍庭無漢人士夫上喜其來甚重之
乙未詔二太子南征俾公從楊中書即軍中求儒道醫卜
人拔德安得江漢先生趙復仁甫與之言信奇士出所爲
文數十篇以九族殫殘不欲北留帳中一夕惟寢衣存求
至水裔欲投溺而未入也公曉以徒死無益遂還盡出程
朱性理之書付公公得之躬行實踐發明授徒北方經學
蓋自茲始牙魯瓦赤行臺于燕諸侯競培克入媚以公爲

郎中必分及之一切拒絕攜家來輝墾荒糞田誅茅爲堂
置私廟奉祠四世中堂龕魯司寇容傍垂周程張邵司馬
六君子象讀書其間衣冠莊肅以道學自鳴汲汲以化民
成俗爲心板小學論孟或問家禮俾楊中書板四書田尚
書板詩折衷易程傳書蔡傳春秋胡傳又以小學流布未
廣教弟子楊古爲沈氏活板與近思錄東萊經史論說諸
書散之四方時魯齋許公在魏公過魏與竇漢卿相聚茅
齋魯齋聽公言議正粹遂造蘇門盡錄是數書以歸謂其
徒曰曩所授皆非今始聞進學之序必欲相從當盡棄前
習以從事於小學四書爲進德基不然當求他師衆皆曰
惟先生命魯齋盡室來輝相依以居卒爲大儒牧闇銘謂
公所梯接云世祖在潛邸歲庚戌遣平章趙璧來徵旣至

大喜時召與公語公見上可大有爲乃盡平生所學爲千
百言首以二帝三王爲學之本爲治之序與治國平天下
之大經彙爲八目次及救時之弊爲三十條疏弛張之方
其下本末兼該細大不遺上奇其才由是動必見詢且使
授太子經日以三綱五常先括格言薰陶德性壬子受命
征大理至曲先腦而夜宴羣下公陳宋祖遣曹彬取南唐
敕無效潘美伐蜀嗜殺及克金陵未嘗戮一人明日早行
上據鞍呼曰汝昨夕言吾能爲之公賀曰生民之幸有國
之福也師及城飭公盡裂橐帛爲幟書止殺之令其民父
子完保軍士無一人敢取一錢者上駐六盤公疾居關中
教使勸農身至八州諸縣諭上重農之旨凡今關中桑成
列者皆所訓植公言在太宗世詔孔子五十一代孫元措

仍襲封衍聖公曲阜有太常雅樂命東平守臣輦其歌工舞郎與樂色俎豆祭服至日月山上親臨觀又言臣宣撫東平閔先聖大賢之後詩書不通義理不究與凡庶等版洛士楊庸選孔顏孟三族諸孫俊秀者授之經而學夫禮蓋真授庸教官以成國家育才待聘風動四方之美又詳議王鏞練習故實宜令提舉禮樂庶歲久不致崩壞皆從之上嘗令公料李璫之反公對曰使璫乘吾北征留瀕海搗燕閉關居庸惶駭人心爲上策與宋連和負固持久令數擾邊使吾罷於奔救爲中策如出兵濟南待山東諸侯應援此成擒爾上曰賊將何出對曰出下策後如其料王文統伏誅西域人羣言回回雖時盜國錢未若秀才敢爲反逆上曰在昔潛藩商訂天下人物姚公茂言王文統學

術不純他日必反秀才豈盡皆斯人襄陽下議大舉公奏如求大將非同知樞密院事伯顏不可及伯顏陛辭勅逆戰者如軍律餘止殺掠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亦一彬此皆公自潛邸時有以啟沃而簡在帝心也旣濟江公又言由陛下降不殺之詔兵不踰時降城三十戶踰百萬自古平南未有若此之神捷者然自夏徂秋一城尚不降降城四壁外縣邑丘墟曠土無民國將安用比聞揚州焦山淮安人殊死戰我雖克勝所傷亦多宋之不能爲國審矣而臨安未肯輕下蓋懼吾止殺之信不堅詐其來耳宜遣官專輔伯顏宣布止殺之詔有犯令者必誅無赦上皆從之公自名居左右不去側者二十年中統元年拜東平宣撫使明年拜太子太師辭不受改大司

農四年拜中書左丞至元五年出僉河南行省十年拜昭
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事十三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十七
年薨於京師壽七十八歲士大夫哭祭如失親戚葬輝州
菊山之陽成宗朝加贈嘉猷程世舊學功臣太師開府儀
同三司追封魯國公謚文獻至正七年監察御史言雪齋
姚先生當世祖龍潛之時首陳二帝三王之道佐立萬世
無疆之基所以闡明道學其功大矣聖朝以魯齋許文正
公從祀孔廟覃懷又立書院先生首倡道學輝州講道之
地宜立書院設山長以淑諸人廟堂躋之今教養不弛墳
經葺惟謹公事業滿天下牧閭之銘備矣而大節在首倡
經學闡明斯道記立書院故凡有關於斯道者尤致詳焉
世言儒者不知兵蓋兵在擇將若淮安王平宋之功跨軼

今古公之薦也將貴料敵若公之料李璡古名將不是過
受命征大理首陳曹彬不殺至下臨安始終此論開屯淮
蜀勸農關中固已合幅員而混於一矣某因記書院而竊
有感於今者故雖牧閭已書而復及之非贅也是皆開國
大功源於道學而其流發見之尤較著者也誠以斯道之
明君臣端拱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一指顧之頃爾士子
之學於斯者一誦是記知公事業之大必推其所以致此
者則其爲學也至矣道學豈空言而已哉

陝西行中書省題名記

至正丙戌冬陝西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朶朶公合其寮案
移書有壬曰吾省據要重以控西北南三陲者八十五年
矣昔保釐長貳若廉希憲商挺賽典赤輩皆蔚爲名臣而

無託以徵及今亟求已不可得乃斷自後至元元年得若干員刻之石識往行勗後繼敢以屬子有壬惟陝西當天下一面名雖數更地之雄劇則古今不異也我元天造立宣撫司以養以治中統三年始立陝西四川行中書省至元二十三年朝議分省四川咨答轉滯改陝西行省而四川自爲省矣中更王相府宣慰司者一尚書省者二尋復其舊此其大較也世皇宏規遠模立中書省總於中分省釐於外行省遵成憲以治所屬決大獄質疑事皆中書報可而後行則爲行省若甚易者然地之所直有險易則任之所寄有重輕矣秦地形勝之雄建瓴東夏分鎮夾輔宗子維城臣工旬宣寔任其重中統初廉希憲爲宣撫商挺副之同寅行省事治難爲易繼以賽典赤之賢山川之險

適足以固吾之國故地之險夷視人愚哲朝廷慎簡宜何如哉則是保釐長貳之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此不容泯此所以有待於題名俾後世得以指議也國家百年來法令明備遵之者福戾之者罰若殛隨所戾而至孰敢不畏然人情有玩於法狃于習而不知畏者於是法有所不行矣而其本然之善則未嘗泯可觴之機則未嘗息題名一刻俾一見之頃知某之爲善使人歆慕若是我獨不能效之耶某之爲惡使人嗤唾若是我獨不能戒之耶用是爲政豈特爲法之一助而弭惡遷善蓋有出於法之外者焉尚論古之人由周而來著績斯土者軌躅相接逖聽風聲皆吾師也若夫德於人而未忘迹於事而未熄率爾踵武其文正乎平章暨諸公竭誠踵武罔俾專美矣斯石之刻

又與人爲善於無窮焉後之來者知其名之必列於斯也
可不畏乎虛其石以待之

晉寧路鄉賢祠堂記

治民有政化民有禮政雖不可弛聖人不急也禮則不待
親炙而有得於私淑者已惟其不得於親炙也世之君子
汲汲有事於前脩往行者所以寓淑人之機焉古鄉先生
沒而祭於社鄉先生之德鄉人心悅而誠服者其秩於祭
宜哉世遠禮墜著於今有不舉者況咸秩無文乎然其廢
舉亦視所遇何如人爾鄉飲酒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
主人謂諸侯之卿大夫先生謂致仕老於鄉里而教者大
夫則就而謀之又卿大夫飲國中賢者諸侯卿大夫猶能
致禮於鄉賢之生者天子牧守獨不能致禮於鄉賢之沒

者乎祭於社之制不可考附廟學作屋而祭之者則間有
之矣晉寧在河東爲古今名郡廟學罹地震仆而復建講
堂西四賢堂故基獨蕪穢不治今總管仇侯理焚舉墜劬
農敦學歲復告豐治捷桴鼓顧瞻隙地慨然捐俸金倡僚
屬而復爲堂焉經始至正二年孟春迄功二月乃取隋文
中子而下凡若干人設主以祭前國子司業王君走書京
師請記於愚愚惟萬物竝育而不相害道竝行而不相悖
物之所以育者道也道之所以行者人也道之統在聖而
其寄在賢或晦或明或絕或續有不得而殫論者大抵先
王承天之道所以維人紀於萬世者禮而已矣禮之目有
五而祭統乎吉然而公於天下者先聖先師是也有尊於
一鄉者各賢其賢祀於其地者是也公於天下者以其道

被於天下也尊於一鄉者道之所著莫先於鄉而鄉人之
所感視衆人爲尤易由是而國而天下矣王豹處淇而河
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曲藝且然而況爲聖
人之學者乎晉當變風變雅之餘有憂深思遠之意俗美
且厚人生其間雖德之大小不同而位之顯晦亦異要其
所至有足以任斯道之寄者若隋文中子唐裴文忠公宋
司馬文正公其出處勲德爲如何他如裴弘中趙元振之
相業陽亢宗司馬表聖之節操趙伯循孫明復之經術與
夫金源百年以迄我朝其行足以範世而軌俗其風足以
廉頑而立懦其學足以垂後而淑人不待親炙而有得者
多矣鄉先生之功不亦大乎生爲晉人沒爲晉神其秩於
祭宜也然其中有從祀孔廟而又班之斯堂何哉從祀公

於天下者也斯堂專於一鄉者也使薰德而善良者益寓
其沒世不忘之思非黷也昔魏杜畿爲河東太守開置學
官執經教授郡中化之以多儒聞其功不在蜀文翁閩常
袞下而未聞有祠今舉而祀之可也夫以陶唐之故墟際
皇元之嘉會魁奇材德之生蓋鼎鼎也明其晦續其絕廓
聖人之學而任斯道之寄者豈無其人又有嗣而秩之者
已侯燕人名濟字公度化民有禮其杜畿之流乎司業名
士元字善甫則郡人也

龍德宮記

天水云涸金源告竭天一之真胚渾朔方混爲慶元流澤
萬世我太祖聖武皇帝盛德啟運爲民立極維時佐命皆
不世出之才足以輔成大業而上聖識慮超越規摹弘遠

惟績易凝惟道務至非博大至人曷贊元化聞寧海崑崙
山丘公其人也遣近臣劉仲祿自柰蠻國即其地徵之公
知天命之不可違化機之不可失絕宋金使幣幡然應詔
跋涉數萬里見上於西域雪山帳殿言脩身治國撫民止
殺之道大契天心東歸居燕之太極宮後因其號易名大
長春宮賜冠服金印掌全真大教是爲長春真人全真者
恬澹無爲全其本真其學倡於其師重陽真君至是玄風
播而道化行徒衆盛而宮觀興矣長春法系之弟曰太古
真人郝公太古傳盤山真人王公歲己未長春以汴之重
陽觀實真君昇舉之地命盤山入汴主之肇建大朝元宮
構築規制之大甲江北諸宮觀丞相史公以龍德亦古名
地請盤山竝主之構殿熙春閣基之前扁無極以奉三清

與朝元遂爲宗屬龍德宋同樂園道君旣禪之所居地直
乾位故爲是名有十洲三島亭臺樓觀極土木之侈居無
何而北矣宋南渡爲道宮馴至今日文醇德懿知常翊教
大真人姬公旣襲教積儉儲贏以待後用至元丙子虛玄
應物通真道人李公命宮主高志和陳道祥即熙春閣基
建通明殿以奉昊天上帝營東西廡以庇其徒馳至崇玄
誠德洞陽真人徐公泰定虛白文逸明德真人司公俱以
善繼見稱八傳而至通玄文德虛逸真人王公公名德衡
天均其自號也述事尤力闕者備之弊者新之秩秩就緒
矣爰自乙未構築丙子增建且百二十年或剏或葺厥惟
艱哉天均念祖師經始之難前輩繼承之勤不勒之石曷
暢玄風曷永教事命提點陳道新狀其故絕河來請有壬

惟老子著書五千餘言道德之意後之絀之者甚也謂五經不如其約者亦非也蘇黃門謂天下無二道所以治人則異聖人中心行道不毀世法然後可耳蓋言君臣父子之間非禮法則亂木食澗飲心存至道以之治世則不可也坡公見其經解有言使戰國有此書則孔老爲一不惟不絀而深有取焉蓋公言治道貴清靜本老子之旨也漢文景而後爲治者多宗之所以絀之者以其獨善而不兼也若長春之遇太祖言脩身治國撫民止殺由身而國知所本矣當草昧用武視民草芥之時而以撫民止殺爲先其爲兼也不亦大乎其有得於以道佐人主律兵不祥之旨哉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孟子曰天下定于一不嗜殺人者能一之長春之言又有契焉坡公所謂孔老爲一者

非牽合也即其書究之太平經曰上士學道輔佐帝王輔佐帝王舍長春之言皆去道矣有壬因是宮道君之居而有稽焉宋自太宗建太平上清太一宮祥符窮極土木崇觀間道經設博士躋史漢列傳之次崇奉之道可謂極矣而其效漠然者非道之過不知道之過也我太祖皇帝用長春之言開萬億年太平之基此其所以爲道也旣爲敘次其師先之槩終以道之大者使學道之徒知道之在此而不在彼嗣者知所以教不徒構築像事而已焉則祖師之道不失其傳矣

河南省左右贊治堂記

世皇一區宇河南地大民夥闢宣慰司於汴至元壬辰改行中書省國制中書總庶政是爲都省幅員際天機務日

繁相天下重地立行省而分治焉若稽古制魏晉有行臺
齊隋所管置外州稱行臺尚書省唐以諸道事繁准齊分
置今行省其遺制也官有平章政事左右丞參知政事丞
相則設置不常佐幕有左右司都省分爲二行省則合爲
一設郎中員外郎都事各二員一省贊畫賴焉左右司名
昉乎隋唐改郎中爲左右丞務趙宋尤重董正六曹彌綸
省闡紀綱百司舉正文書之稽失非習知臺閣故事不在
茲選我朝簡擇尤慎內外不殊由是而至執政者班班可
紀河南佐幕往者不可悉考今則刑部郎中觀音訥員外
郎脫因陝西省郎中趙中爲郎中宣文閣鑒書博士兼經
筵譯文官哈臨都汴梁路治中伯帖木兒南臺監察御史
范勿爲員外郎上都留守司都事禿滿海牙檢校官羅吉

董守成爲都事朝議以用兵供億而溢其員也其堂舊無
扁都事田吉入爲禮部郎中請於承旨歐陽公扁曰贊治
吉走書相下請記不果作及來承乏鞅掌倥傯亦不暇作
一日謁詔使汴梁府署密邇省治有間道可不往適過所
謂贊治堂者憩焉吉輩請日記久未得茲躬履其地其有
時乎乃爲之說曰字書訓贊曰佐曰助平時之治且資佐
助在今日宜如何簿領鉤稽其常職也非贊也贊亦有說
乎上官之曲而其直之下情之隱而其豁之刑獄之濫而
其平之財粟之出而其節之逃亡未復復不遂農疆域多
戍戍不知兵移病流弊萃於省垣治之不力迤邐顛危而
扶而持竭誠殫智治效有不著乎且稱人之美亦曰贊世
蓋有好諛而樂受欺者苟贊其美不救其惡治何望焉抑

昔人有言上策莫如自治斯言雖爲它設敢斷章爲諸君
獻惟自治而後有以贊吾之治斯不負堂扁矣

遼山縣儒學記

遼山縣治萬山中平原什一岡陵坡坂墾闢殆徧而民亦
多屢以故環數百里內矇不知學俗日以媮作縣者率以
供資糧屣屨爲急於學校蓋蔑如也延祐乙卯新河李行
簡來尹是縣縣以附郭屬有事於州學營材董役李君力
爲居多旣而慨然曰吾治雖下邑亦設學官以總鄉校而
使之儆民屋爲苟且計是大不可於是命工求木即醞務
廢址構堂凡十二楹函丈位中四筵秩秩師生有歸人得
矜式教諭馮成終徵余辭記其實惟天朝龍興列聖崇教
天下郡邑莫不建學獨縣治之附所屬者其爲學則不一

在江南則建設畢備越河而北附路府者且不兩有而況
於州乎今吾州二學迺獨克備李君之力可知已遂呼其
民而語之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禮義也禮義
根於心非外至也特不知學則物欲得以蔽之矣且人之
於禮義猶饑之於食寒之於衣雖有智者能饑不食寒不
衣乎饑寒切身必汲汲乎求其所以禦之者固無待於勸
之也於禮義而不知求是猶甘饑寒而死不求所以禦之
也朝廷崇學校設教官勸人以無待人勸者何哉誠不忍
見其甘饑寒而死強聒勸其所以禦之者此聖人之仁也
閩蜀蠻徼一變爲華遼故中土人性亦猶昔也顧乃抗倥
侗而走顛蒙者蓋以無啟之者也今而邑長推上意建學
以居爾教官奉常職執經以淑爾其忍閩蜀之不若耶聞

吾言必奮然有以自力矣若夫視學校爲干祿地脩天爵以要人爵則非吾之所望也學也祿在其中有不期然而然者第黽勉進德已自有以處之矣嗚呼尚監茲哉

彰德路創建鯨背橋記

聖朝旣平宋經畫遐邇大都小邑枝疏脈貫際天所覆猶身焉政令之宣布商旅之通遷水浮陸馳舟楫梁濟荒阨僻壤無遠不達猶氣血周流百骸用康一或壅塞則身爲之病矣故橋梁若道路路若府州縣皆專官董之歲時巡行而察其廢脩此朝廷著令示爲政之先務也彰德寔古相河曹甲所居禹貢冀州之域也世有廢興邑有改徙而山川之流峙形勢之雄偉津塗之要衝有不得而變者焉我朝爲路路則今制而名則昉自石晉宋若金皆因之郡

直孔道驛傳靡屢歷涉尤劇郡北四里洹水所經夏秋受西山萬壑之流奔橫駛悍滅防齧洩蕩然四溢官舟濟人而要需阻尼上曝下淖負挈奔渡擠排蹴蹋輒漏中流喘喘及溺水涸作橋因肆掇斂聚良用惡薄覆弱措行者杌隍莫不股慄歲一修折民大有輸締構之用百才一二蠹財病民不知其幾年矣西域荀公凱霖嘗監安陽縣位卑力小有志未就余待罪中書適赴調京師嘗語及是慨然曰使不武長郡必作石橋余旣從臾之且語之曰果成余爲若記俄陞路達魯花赤至元二年歲丙子春蒞事首號於庭曰洹橋病民耄倪具知爲永逸計非石不可且嘗請諸冬官冬官可之總管馮公思溫繼至而同知阿監判官毛刺真暨幕屬諸君莫不協恭贊畫乃相舊渡沙深水闊柢難爲植疏鑿引水

人用重勞東一里水磴廢渠土性堅良面勢惟允基是締構
事半功倍相距幾舉武後先幾年莫有迹者目力一及若發
部物出莫不躍然以喜地為天寧寺業世不可牟也乃名其
徒以其法語之曰佛以慈航濟渡故凡世之弘益於人者多
若輩為之且聞有所謂八福田者若橋梁居其一焉則是役
也若輩宜為之況而地乎惟其力之有不及也其亦難強於
而哉誠捐此地吾有司自為之福田利益其亦肇基於若乎
師徒聞之聚而謀曰是誠吾徒之當為而不能為有為者出
尺寸地尚可靳乎相與署券入官約又不畔既得地以府帑
贏息募工購財惟石之用以尺計者數餘二萬攻琢輸輓費
勞實繁得石水冶近而易致蓋昔產地也甕灰鐵鋌靡不具
集安陽縣尹趙時敏寔集其材復董其役恪共朝夕用底於

成經始丁丑二月凡四閱月而建其愜未廣而淺未濬卑
未墮而防未堅者明年夏始克訖功其長亘十五尋礎基
於淵兩端礮岸中作三墩析水為四而銳刃其西以劈水
怒四環順列一脊穹起植欄兩翼其廣可以行四車凡材
假於民直有未歸者馮公入為刑部侍郎總管杜公德遠
適來乃共發帑悉酬之予得請歸二公率其屬請曰橋之
成國家之福民庶之力而適歸而身履之昔之言今其酬
哉予亦昔之冬履危而夏冒險者也紀功示後記宜為也
況有言可食乎天下之事成於有志一僧子然而出儲無
宿春植一標於荆榛瓦礫之場而萬間金碧不日突起矣
天下之橋以雄偉名者多其徒為之孰有儋天子之爵操
得致之柄而反不彼若哉愚者不能黠者不為也其或勵

志率作而同僚嫉之上官搯之自非先之以定見守之以
定力奮不顧流議而勇於必爲者鮮有濟焉初是役之興
有言韓忠獻三守相凡渠水之利莫不脩復使橋可作則
必先矣蓋不可作也殊不知古人蓋亦有不及爲而後人
爲之者未聞古人事事盡爲而後人無一可爲者也昔杜
預起建河橋於富平津衆論以爲殷周所都經聖賢不作
者必不可作故也預曰昔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遂作
橋成則知古人之立事亦未免譁於浮議而成於定力也
噫作者之難若是俾其功勿壞而施於無窮則有望於繼
者焉旣爲記之又采輿人之謠爲之頌曰

洹水泱泱載伏載流始於濫觴俄而勝舟胡爲悍肆奔騰
喧豗揚爲驚濤激於堆埼倅馳孔殷商途攸出乘危將墜
濟險慮覆歲徂日偷安斯匪今孰急其病而疚其心豈無
徒杠亦有輿梁股民之膏視爲故常膏腴靡恤事功奚益
枯株槁壤載胥及溺乃有長人職思其忠心匪石轉詢謀
復同浮言譎譎謂古有賢而不此作豈昧於前我不爾咎
爾亦匪誣我病誠切孰興孰除千夫運斤山石爲竭曾不
逾時橫空巖嶭鱗集櫛比堅猶纍玉蜿蜿龍臥峒峒雲矗
昔也江海今而堂閨偃僂絡繹晝提夜攜凡今之人盍究
所適旦播未周夕求其寔有爲遠慮人即迂之雖略近效
久大可期繼今有位勿怠其成水厭橫流岸虞善崩洹水
泱泱頌聲洋洋百世而下於戲不忘

上清儲祥宮記

勝國之崇事玄教也導原於端拱懷襄於祥符崇政土木

之跡可徵焉汴朝元宮通玄文德虛逸真人天均王公屬
記上清儲祥宮屢倅不倦乃徵其跡而敘之宮始太宗作
於朝陽門外不五十年而火以其地爲禁軍營監察御史
裏行包拯上疏請勿脩故也又三十七年復事脩建歷十
三年而後成蓋元祐六年也翰林學士承旨蘇公作碑未
幾誣以失實毀之令蔡京別撰金源氏復葺翰林侍讀學
士趙秉文有文歲壬辰天兵下汴宮觀僅存師徒解散時
全真之教方興長春丘公起海濱至西域見太祖皇帝論
治道以脩身治國撫民止殺爲對上大悅命史錄之長春
法系之弟爲太古郝公太古傳栖雲王公長春以汴重陽
觀故基實主教重陽真君昇化之地命栖雲主之營建幾
三十年是爲朝元宮丞相史公復請兼主太一上清龍德

諸宮觀事惟上清爲潦水所圯規制宏闊力不能復命巨
提點者購地於惠和坊爲畝六十撤故宮材崇三清之殿
於前次列真之宇於後神門壇壝左右雲堂四周接屋餘
百楹雖非其地而名不泯也泰定三年虛白文逸明德真
人天游孫公以故宮之基石刻故在不可終廢命提點純
素清逸大師黃道真從事脩復道真殫力承命遂成三殿
尊玄元聖像於前奉栖雲祖師於後翼以齋序繚以周垣
庖廡場圃所資悉備視舊規雖有逕庭而存古脩廢功亦
懋哉愚嘗記龍德宮言道之在此而不在彼者悉矣茲因
天均之請推太宗之初意且讀蘇蔡之文而重有感焉太
宗意在清靜無擾讀道德經慕其所趣詔近臣曰虛靜致
治老氏之深旨也無爲之道當力行之斯言果踐其有契

於老氏之旨矣蘇公謂道家者流本黃老以清靜無爲爲宗以虛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飛仙變化之術丹藥小技皆歸於道然黃老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脩其本而末自應可謂盡善盡美矣京之言則謂宮在國東爲震爲春爲仁於應爲子孫太宗作宮子孫衆多篤生真宗受封國者八王火於仁宗再造於神宗亦子孫衆多受封國者九王蓋因方士言宮之所在爲國家子孫之地故太宗神宗多男火於慶曆不事脩復故仁宗卒以無子京雖不訟言之而其意實在是也斯言不幾於法巫醫史之說乎即二文之去取有以見宋之不能國也嘗論宋三百年道學之明家法之正人才之多文物之盛三代而下無與倫匹至於崇玄虛攻土木不能無

議焉是宮丁世變之後繼其教者易地作新且復其舊天均增其未完葺其已弊不煩縣官服勤致用可謂能已後之嗣者尚沂老氏之旨以繼列師之志則玄教不患不興玄教興則祠宇不患不復是爲記

公生明堂記

彰德屬州曰林俗淳訟寂號易治且山水可適高唐孫君徹徹篤由中書直省舍人來倅是州上官與其能小民安其政山水之適則未遑也州治西北有公明亭圯廢已久金承安間朱黻記文石刻故在一日孫君泊其守若僚請曰亭故游息地今不能復其扁則可取然不若用其全句之該也因書公生明三字揭之州堂日視以爲傲予喜爲書之既又請抒其義以發其鄙請亟而切乃爲之說曰公

之爲義大矣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黃帝之
治天下語其輔佐亦曰公而不阿而已周官曰以公滅私
民其允懷說者謂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情則令行
而民莫不敬信懷服矣則是公之爲用通三才而一之自
天子以至於畚夫板尹不可須臾離者也人稟天地之中
以生具衆理應萬事者心也虛靈洞澈無物不燭一蔽於
私蒙昧昏錯而其本然全體固自若也荀卿於是立公生
明之說啟人至矣蓋公也者無私之謂也無私則淨淨則
明明則如鑑照物妍媸黑白舉無遁形明也者公之發見
者也而所謂生者謂有此公即有此明猶播種於地而必
出焉以之扁堂觸目儆省而又克己復禮以立其體應事
接物以適其用不徼名以爲公不任數以爲明一毫私欲

無自而入理之微地之遠莫不瞭然在吾目中尚何覆曖
之有哉若夫不下比以闇上不上同以疾下分爭於中不
以私害之荀卿所謂公士者諸君得之矣惟公生明之極
致尊君愛民物至而應事起而辨將不進爲通士乎諸君
其勉之

碑志

敕賜推誠宣力定遠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
司上柱國曹南忠宣王神道碑銘

并序

曹南忠宣王薨六十年若乃祖乃父豐功高烈墓道之石
咸未有紀至元六年歲在庚辰十二月己亥中書右丞相
臣脫脫左丞相臣帖木兒普華等以聞敕中書叅知政事
臣有壬爲銘翰林學士承旨臣夔夔爲書翰林學士臣玄

中州文表卷第三十一
篆其額臣有壬承命兢惕而竊又自幸皇帝不以臣庸劣
俾叅台司而王之子臣脫歡寔平章政事世講義篤當悉
其世家飭其未至以章眎來世矧威命有赫其敢以弱陋
辭王諱阿剌罕蒙古札刺兒氏祖諱撥澈贈定威佐運功
臣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追封曹南王諡忠定父諱也柳
千贈忠宣靜遠佐運功臣金紫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上
柱國追封曹南王諡桓毅祖妣塔拜妣滅列俱追封曹南
王夫人忠定幼宿衛太祖皇帝服弓矢割烹征屢有功竟
死於戰桓毅嗣宿衛事岳里吉太子從闕出忽都禿太子
伐金遂侵宋以功陞萬戶尋以天下馬步禁軍都元帥副
大將察罕征討察罕沒遂代之統大軍攻淮東西諸城至
廣陵戰沒王嗣職統其軍已未從世祖皇帝渡江破宋師

隆興北山還上都賜黃金五十兩中統初詔將所部討阿
藍斛兒渾都海追至河西有功二年從征阿里不哥賜金
籠一文繒九三年從宋王合必赤討李壇賊搃老僧口日
夜搏戰走之奪其輜重進拔濟南賜金鞍文錦各一黃金
如上都數四年春錫虎符銀章至元四年有事襄陽走宋
師安陽灘賜白金衣物五年大軍圍襄樊分戍百丈山以
掎宋師戰屢捷十年拔襄樊十一年略地郢復奪郢州南
門堡視地勢可達戰艦於江遣撤里蠻白大將自沙蕪口
入江取鄂州泝江陵復遵陸略地至鎮江十二年擢昭毅
大將軍仍蒙古軍馬上萬戶權行中書省事駐建康與右
丞相伯顏叅政董文炳為三道水陸分進期集臨安王以
右軍取道獨松關破東壩砦至護牙山遇宋師手斬其將

杜總管獲甲盾數百入溧陽界復值宋師斬騎將二人擒裨將祝亮等四十二人斬首三千級進拔溧陽獲首虜七千戰章步橋斬其將吳奉使斬首三千級進攻建平破之斬吳許兩總制拔廣德西安長興攻獨松關擒谷總制至柏市擒其將張八斬首二千級進中奉大夫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十三年三軍會臨安宋亡九月徇浙東未下郡邑所至納款降趙提刑等五百餘人追宋宗室秀王與擇於閩至福安轉戰四十餘里殺其步帥觀察使李世達於陣俘與擇及其子弟監軍趙由懃防禦使林德獲印章五器仗萬計安撫使王吉等皆望風降偏師入興化擒宋相陳文龍招降宋官二百餘人淮兵三千人江南平十二月以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行江東道宣慰使十四年入覲進資

善大夫行中書省右丞仍宣慰使十六年進資德大夫行中書省右丞使如故十八年入覲賜玉帶弓矢進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行中書省事統師四十餘萬征日本次明州而薨年四十有九是年十月吉日葬曹州濟陰縣郭村之原初贈協謀佐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曹國公謚武定加贈推誠宣力定遠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曹南王謚忠宣配脫端闊闊倫忽都臺竝封曹南王夫人子男二曰也速迭兒襲左手蒙古萬戶天曆初有擁護功遂叅預河南省三轉知樞密院出爲河南省平章政事兼山東河北蒙古軍大都督入爲集賢大學士進銀青榮祿大夫薨曰脫歡起家同知蘄州路四轉爲河南左丞由南臺侍御史再遷爲西臺御史中丞母

疾棄官歷江西湖廣江浙三省平章政事進階光祿大夫
拜南臺御史大夫改河南平章以母老辭至元六年拜中
書平章政事在政府念母老而遠語及輒流涕南臺總十
道按三省非重臣不可復拜御史大夫且便其養也女五
人適管軍總管忽刺出貴赤衛副使八合謀蒙古軍千戶
塔察兒真定路總管哈刺孫蒙古右手萬戶也兒吉尼孫
男女若干皇元以仁武取天下艱難肇造與共事者惟國
人爾而國人中尤賴以濟者若札刺兒氏則四傑之一焉
王之乃祖乃父無征不從無戰不捷而所部之士威信素
著如臂使指無不如志天下旣一俾率其部而世其職雜
居心腹之地以制四方世祖皇帝萬世之遠圖也王明而
恕謀而有斷始襲其部士皆樂爲之用提兵鼓行指期制

勝其追叛河西攻堅歷下力戰襄樊略地郢復可謂雄偉
之績矣若夫卷甲沙蕪而長江失天塹之險分節獨松而
重關若無人之境卒使宋主面縛海隅風靡則無忝爾祖
而世篤有加焉日本之役未至而薨厥後蹉跎貽悔議者
謂使王在當不至若是也皇元屈羣策以一區宇舊勞之
臣耆艾熾昌者非一王暨祖考皆死戰陣以致寧救乃身
不享之昔賢謂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
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富王壽不滿其德而二子
佐列聖重熙之運皆致位崇極王薨甲子一周矣賜銘墓
道哀榮益新又立祠建康賜祭田千畝世福蓋未艾也嗚
呼崇德報功朝典縟矣歸美報上獨不在王子孫乎臣有
壬謹再拜稽首爲之銘曰

於赫天造秉鉞四馳芟夷蕪梗以式九圍河翁嶽喬貴胄
接武闕如奮出奔走禦侮桓毅之子忠定之孫率我舊部
勗我鋪敦帝命南伐潰襄拔郢夷庚旣塞我旅爰整嘽嘽
匪車舟乃陸通投鞭斷江率許而東三軍犄角分趣吾會
遂啟溧陽肆我禡類崩角稽首漿壺食簞廣德弗城獨松
弗關大會臨安組頸道左乾坤清夷四方來賀蕞爾島夷
乃敢不庭皇風播海長星墜營訐訐郭原鬱鬱王兆焯勤
崇極申以廟貌旣歷五紀盍文其碑亦惟天道遲速有時
假寵九原追功未墜聿聲其休永錫來裔

敕賜興元閣碑

太祖聖武皇帝之十五年歲在庚辰定都和林太宗皇帝
培植煦育民物康阜始建宮闕因築梵宇基而未屋憲祖

繼述歲丙辰作大浮屠覆以傑閣鳩功方殷六龍狩蜀代
工使能倅督絡繹力底於成閣五級高三百尺其下四面
爲屋各七間環列諸佛具如經旨至大辛亥仁皇御天聞
有弊損遣延慶使搨思監輦鏹葺之又三十一年爲至正
壬午皇上念祖宗根本之地二聖築構之艱敕怯忪府同
知今武備卿普答失里暨嶺北行中書省右丞今宣政院
使月魯帖木兒專督重修歷四年方致完美周塔塗金晃
朗奪目閣中邊頂踵巨細曲折若城平髻聖靡不堅麗精
至重三其門繚以周垣煥乎一新縣官出中統楮幣爲緡
二十六萬五千有奇費視昔半而功則倍之丙戌十一月
七日上御明仁殿中書省臣奏閣脩惟新不可不銘敕翰
林學士承旨臣有壬文諸石臣有壬拜手稽首而言曰天

地運用之妙臣無得而名焉即其形之近者言之風雷雨
暘之散動潤烜發生萬物者皆自上而施於下源泉陂澤
之流通抒泄灌溉大田者亦由高以及乎卑我國家興王
之地俯瞰萬國大聖人首出庶物位乎天德引闕孳萌紐
牙開闢而後蓄而未發之氣以資始品彙自上而施於下
由高以及乎卑故澤之流若高屋之建瓴師之出如太山
之墜石功烈之成登三邁五漢而下莫我擬也定都和林
造邦之基立矣太宗憲宗雖干戈間而以不嗜殺人爲心
聞象教清淨覺皇慈仁之旨有契宸衷資其說以格蚩蚩
之未格者非大示尊崇則無以爲感觸之地而大聖人壘
空四海撮土八埏囊括宇宙席捲河山之量寔兆朕於是
焉臣有壬生長熙洽之世朔南名刹罔不歷觀聞嶺北人

譏閣之大竊疑其夸質諸嘗行陝蜀江廣閩浙且仕嶺北
之人信天下之閣無與爲比也昔祇桓寺基八十頃一百
二十院祇陀須達二人成之我國家富有四海視布地之
金特錙銖爾則此閣締構之峻偉傑峙與雪山相高鷲嶺
侔盛宜也閣始無名但以大閣寺著稱皇上賜名曰興元
之閣蓋經始之日實我元順天應人龍興之初名協於實
矣且和林自元昌路爲轉運司爲宣慰司又爲嶺北行中
書省丙辰迄今九十一年而列聖駿極之蹟雄都瑰異之
觀無一人一言及紀述者一旦形諸玉音刻之堅珉遲速
其亦有緣乎於戲休哉爲大利益可量也夫銘曰
鴻蒙再闢世再初聖神立極卑黃虞建都乃握天地樞俯
拾萬國如墜枯磬磬赤子饑待舖后奚後我來其蘇天戈

豈欲專天誅心以不殺人自孚顧茲象教非虛無與我異
世而同符以大智慧明羣愚開極樂國包寰區祇園方欲
鳩其徒乘龍遽爾及鼎湖後聖繼作志不渝巍巍成此堯
率居不宏其規豈遠模蠹天拔地高標孤中有屹立金浮
屠諸佛環擁分四隅至大脩廢走使車三十一年等須臾
吾皇法祖恢聖謨坐令金碧新渠渠履恩覆幬均堪輿如
閣容塔綽有餘中書有請帝曰俞汝臣有壬其大書不騫
不磷盤石如億萬斯歲縣皇圖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二十一

中州文表卷第二十二

姑蘇劉昌欽謨

許文忠公

圭塘小葉

碑志

大元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賜
推忠守正亮節功臣資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
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魏郡公謚文肅暢公神
道碑銘

泰定丙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暢公薨
十年矣制贈資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
護軍追封魏郡公謚文肅又十年加賜推忠守正亮節功
臣官勲如故伯子江東道廉訪副使篤將侈君之賜灼公

之善範後之承也諗其友許有壬敘而銘之碑敘曰公諱師文字純甫上世居汴公生洛陽大父淵贈中順大夫上騎都尉魏郡伯配田氏贈魏郡太君父訥叅汴侯幕一府服其賢注地理指掌圖有詩名公幼警悟貧無書手抄口誦甫十五博覽經史弱冠謁魯齋許先生先生賓遇之高弟若姚公端甫高公道凝皆相推友善中原底定慨然有志於世上時政十六策受知丞相安同補右三部令史丞相伯顏南征選爲省掾從攻揚州常州下蘇秀臨安歸裝獨載書籍無一長物編平宋實蹟上之初官承事郎行樞密院都事重慶叛竭謀畫諾諸城相率內附安西王承制改四川北道宣慰司經歷尋除承直郎潼川路治中拔寒畯王朝綱王伯寧韓伯昌爲府史後皆至達官脩府治發

地得白金五十錠同僚分公十錠公獨不受以脩廟學傳舍餘作酒器給公用承制改同知保寧路事治尚平簡反側以安擢僉四川道按察司事世皇知其賢詔所至母敢沮撓給三傳赴上至則擿姦雪冤興學除弊風采一變有旨若曰暢純甫不貪佳士也其令與臺臣玉速帖木兒爲侶遂拜監察御史糾劾權貴憲綱肅然上所纂農書遷陝西漢中道巡行勸農副使置義倉教栽植闢荒田農事以興俄僉陝西道按察司事時按察改廉訪司精汰舊官獨副使盧公處道暨公仍舊興元監軍怙勢虐肆得其贓奏決之移僉山南道枝江歲防水役衆往返四百里供給尤苦公以江水安流悉罷其役亦都護駙馬之徒大爲民害繩其尤者流之改僉山東道入爲國子司業教育有規諸

生服焉除陝西行省理問始至決滯訟三百餘事若右丞
圖滿迭兒之訟家財宣使鞏士安之箠折民齒開成同知
張德昭之利女財而奪之歸皆強悍有恃官不能制者併
寘於法引疾歸遷太常少卿轉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
修國史成宗賓天武宗撫軍朔方仁宗淵潛覃懷而中宮
屬意安西宰相知其不可乃集館閣議以察向背公與焉
即颺言曰此宗社重事詎宜苟且衆皆默然又曰余病矣
請歸調治遂拂衣而起仁宗入京始出視事草至大改元
詔脩成宗實錄賜中統楮幣爲定一百加少中大夫請郡
除太平路總管兼勸農事歲旱當禱公曰聞先旱必哀於
民天可欺乎乃捐俸致禱不日沾足當塗民坐殺牛祈雨
囚械者六十餘人公惻然曰雨暘愆期守令責也民殺牛

致雨爾縱不愧於心尚忍聽其訟乎即破械出之舟有沂
流觸沿流之舟致溺其人累獻不決公亦縱之吏持不可
上其議憲司卒是公議秩米收貯盈屋公曰吾家人能盡
此乎呼寒士小民恣其取去分憲至郡必謁公曰公治內
無事此來行故事爾至屬內曰暢先生治內何敢久留後
守爲之立祠於學名爲翰林侍讀學士階中奉大夫奉敕
撰王勃成道記序等文賜白金兩錠不受尋除燕南河北
道肅政廉訪使視事五月歸中書遣編脩官孛術魯朮奉
翰林學士之命以請起至汴以疾歸延祐四年丁巳秋主
河南鄉試歸次襄縣西顧長安發丘壟之歎因感疾十月
朔薨於縣之傳舍某年某月某日葬於襄縣峴山之原配
移刺氏上世遼貴族佩金虎符萬戶某之女先公二十年

卒兩封魏郡夫人三子長篤也廕淮安路判官轉將作院
經歷拜西臺御史移南臺陞都事除江浙行省員外郎改
僉山東道廉訪司事入爲監察御史階太中大夫爲今官
娶李氏子六人勉國子上舍生年二十七卒勤劬勵勤勁
皆幼女五人次曰騫不仕娶成氏子勛女一人次曰駿娶
蒙古氏子四人勗勗助勝篤駿魏郡夫人生騫曹氏出也
至元之初際興王之運得賢爲盛而文學之士措諸有政
拔出流俗藉其在世若魏公者混一來可數也公制行孤
潔足以俯視一世立志高遠足以上追古人天下之人莫
不驚歎以爲異人而不知者造訛騰議公亦不恤也若夫
從南征而垂橐歸得地藏而用諸官屢辭上請盡揮祿入
雖公小節而其胸次爲何如哉高公彥敬爲山南副使移

文言不可居公上者三謂公官五品先十餘年不可犯積
薪之誚渡江孰不富貴至今家僮僅數口寒士無異勢利
無一動其心高節清風殆不可及且兄事三十年義雖朋
友愛如同生一旦岸然其上實不自安犯此三不義何以
糾人之非即日辭去觀此則當時俗化之美士大夫風節
之高公之所以致此者可知已朝爲侍吏暮徼倖躡數級
傲然爲長吏爲同列者聞二公之風亦可少愧哉公作守
得古循吏體執憲有古遺直風至於立朝抗論不恤利害
則其較著者也其爲學宜專館閣備顧問而中外十轉始
爲國子司業又出爲陝西理問入翰林才一轉官尋又出
守再除翰林則老矣豈一時人才之多邪抑當時名爵之
重雖如公者亦若是而已邪一技一能與不能操觚而專

局至通貴未止者則又有命也邪然而列聖知過多士推服太史有錄太常有謚加贈有號而又承家有子則天於公亦厚矣讀書一過目即不忘假友人宋長編不浹日反之友訝其易公曰予舊熟之有忘者申之爾友記僻事數十驗之應答如響爲文力追古作盧公處道以爲似太史公而姚公端甫亦稱純甫實善文著述多而不存藁副使所萃才十一爾其見於世者不專於文也銘曰

魏公之出際時淳興挾策見世淵儲遂騰宋木斯拔蜀蔓有芳簡牘旣資贊益惟弘陶之不擻撫之不摠以隄厥潰以撤厥弼辟求簡編土視金繒皇皇使車爰七其乘善則爾揚愆乃爾繩學政聿脩郡績載凝掌帝之制適天之夢大議不屈長江可溯名日山重家不縷增歸來自樂飲水

曲肱有介如石有潔如冰峻如絕壁孤如秋鷹弛張翫世中別淄澠夷考其行不渝九徵聞公之風貪懦自懲宰木已拱恩光日昇漢江汪洋峴首峻嶒元凱多事慮及谷陵惟德惟神有憺威稜景而前脩昌而後承登世于千物莫我敢較

武昌路武當萬壽崇寧宮碑銘

武當均州山先名太和道流謂其峻極秀絕非玄武神不足當故更名武當勝國端平甲午兵搖襄漢均民走鄂深神德不能忘鳴於官行武當祠於鄂爲冲霄壇制使孟珙禱於神有齊安之捷易壇爲觀蓋復崇寧額也我皇元至元庚寅升武當萬壽崇寧宮地據雄峻鶴山亘其後大江朝其前雲關高深石磴梯危大殿高堂傑閣危亭長廊縈

帶通樓環匝百神胥宇羽流栖息壇壝鼓鐘學館庖廡輶
輶錯布仰觀樓閣玲瓏在五雲絕頂俯瞰萬間鱗集煙靄
蔽虧若洞庭觀波濤目爲之眩而山川形勝闡闡盛麗金
碧丹雘高下相輝玉京十二樓不得而見之此亦人境之
洞天也泰定甲子又改作玉皇閣凡十二丈深廣相若由
甲午迄至正甲申一百一十一年壇而觀觀而宮若葺故
若建新幾人幾日幾工幾木而甲申之二月戊午掃於一
炬洞真明道冲妙真人住持提點兼領諸宮觀事羅君大
震職宮事餘四十年勞瘁已至時當弛擔而彼所謂劫運
乃丁其會常情體解氣沮方偕其徒曹大坤等以已貲率
衆力任其復而威順王寔鎮是邦主贊尤恪重起兩廡甲
子樓三十一間以其下內半爲雲房歲丁亥三清殿成深

廣十尋高九丈加舊制三之一又建玄天上帝殿聖像侍
從供器靡不備功而又作亭礮石以紀綸綍運機爲藏以
待禴禳餘凡締構日以就緒矣昔閣之成嘗屬予記亡友
玄教大宗師閑閑吳公亦屢爲言時待罪政府多事因循
遂至今日乃已丑八月書來告其掇拾煨燼有成仍命予
志夫所謂劫運者吾儒所謂數也天地且有數人力之盛
神靈之託其能出天地之外者乎其成其毀有不必究者
已玄武之祠昉宋真宗我朝至元己巳龜蛇見於高梁河
以爲玄武之祥爲築昭應宮於是武當之山若增而高矣
是宮之名雖主玄帝而巍然南面朝五帝者實主玉皇玄
帝五帝之一也若夫北方七宿爲水之神寓形龜蛇者世
飲聞矣主之大者蓋鬯厥旨玉皇禮家所謂昊天上帝也

以形體言之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主宰者不離乎功用而能妙用者也日月之運行風雷之鼓舞山川之流峙人物之生息皆功效之著者闔且闢於斯往且來於斯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則有妙用存焉先王之有天下也以爲萬物本乎天故祀於郊園丘以象其形蒼璧以象其色樂九變以著其數猶曰維天其右之其之爲言不敢必之辭也不特此也羣祀亦然或求諸陰或求諸陽不可方數徵形狀索也自神仙好樓居之說行遂有作崇臺傑觀以候之者嵩呼之聞巨跡之見真若可以形聲相接而像設濫觴於此矣其始也施之羣祀其卒也於上帝亦冠裳而宮室之矣聖人以神道設教上智昭昭無幽不通下愚蚩蚩旣頷而蒙孰爲民彝

孰爲帝衷可使由之而不能使之知也今號於衆曰帝以主宰言其不啞然笑者幾希孰與樹中天之華構揭上帝之高居使瞻而仰之者舉手加額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由是而舍惡從善之心油然而生矣是宮之建顯命靈躅祝釐茫民者固自有在而使民觀感日遷於善聖教之助不又多矣乎銘曰

岷江東涘鄂城西壁壘巘嶸崇宮仡仡天關失守灰飛瞬息剝屑碩果復根定力噓蜃倏樓琢璇俄室三華屹崒九光赫奕雕梁龍矯文瓦鱗集棟吻雄鼇闌腰雌霓踈櫺綺結飛簷翠濕碧霞騰虛流雲洞闢屏翳擁幢豐隆列戟桂漿醜素蕙肴蒸碧靈霜清厲廣樂翕繹瑶草肥露玉華酣日紫芝已甲蟠桃行實祥鸞朝朝瑞麟夕夕玄龜左顧

靈蛇右翼山川開朗神人愉澤物具阜康世允寧謚丕冒
神休永奠人極

元故右丞相怯烈公神道碑銘 并序

天厭宋金之不能君其民也篤生大有爲之君以君之我
太祖聖武皇帝順天應人龍飛朔方豪傑雲從四傑而下
儁功輩出若丞相鎮海蓋較著者也五世孫僉河北河南
道肅政廉訪司事赫斯狀其故請曰丞相奮庸天造名具
秘史世莫得聞子孫席世少文封謚稽稽諸麗牲有石而
無銘封謚在官銘不在子孫乎敢再拜請愚昔長史館與
脩功臣傳家報疏列至有炳炳在人子孫不能具一言一
事者竊嘗譙其後而悲其先也僉憲殖華學穎出羣從思
弘世德嘉其能後故不讓而筆之丞相名鎮海即稱海系

出怯烈氏或曰本田姓至朔方始氏怯烈曰實怯烈族時
同名者三因主屯田故加田別之有勇略善騎射從征屢
有功歲丙寅長百夫從宗王百官於班竹兀那黑河同盟
恭上太祖成吉思皇帝尊號倚注日密晝不釋鞍夜不解
帶爲札魯花赤征太陽國賜御馬一破曲出國汪國魯國
賜珠旗金虎符銀印爲閭里必總屬官金符十人銀符五
十人征塔塔兒欽察唐兀只温回回契丹女直皆有功承
命闢兀里羊歡地爲屯田且城之因公名名其地曰鎮海
又曰稱海俾公守焉局所俘萬口居作後以其半不能寒
者移弘州孫塔哈察襲監弘州及其局風宜春秣屑供天
庖若諸樹藝爲設提舉以司之亦以公子孫世其職時諸
蕃略定遂南牧至撫州與金將忽察忽思戰流矢中右脅

中州文獻卷第三十二
給其衆謂不傷畏瘡復戰竟拔其城賜白金俾爲後證既
拔燕都命公登大悲閣環射四矢所至市舍悉以賜之尋
受顧命奉太宗登極收天下符節獨公聽留復以貴戚金
符官隸麾下拜中書丞相偕塔察兒雪別及取汴京河南
河中裕均蔡得九龍旗乘輿椅蓋悉以賜公中原既定錫
恩州三百戶爲實封世食其賦爲置官守始立中書省尚
左公爲左丞相繼尚右改右相歲乙未八月二十一日薨
於家上惜悼不已賜金幣治喪命百官致祭葬弘州北阜
立祠其上憲宗嘗拊髀嘆曰使吾得鎮海江淮何憂惜其
亡矣世祖立極又以公舊部及降虜千人爲貴赤命公之
孫莊家爲千戶曾孫也里卜花爲百戶世所謂十七投下
此其一也在干戈中每以進賢爲急河西得亦吉兒赤匠

官得崔後其子皆爲名臣陰陽得田仕至大司徒得儒十
三人後皆知名夫人滅兒吉眞太祖所賜嬪妃也初克蔡
俘金公主某亦以賜公子男一十二人曰要束木爲札魯
花赤佩金符札魯花赤之曾孫脫火赤龍貴赤千戶玄孫
保保襲中衛千戶曰孛古思從世皇有功雲南爲濟南益
都宣慰使曰濶里吉思僉憲高祖也孫若干人曰八十八
僉河東道廉訪司事按攤不花淮東廉訪副使曾孫脫烈
靖州路達魯花赤僉憲大父也子孫繁衍碑不具載世有
恆言飲水黑河最爲勲舊公實與焉國史曰脫必赤顏至
秘也非有功不紀公名在焉錫戶樹官傳之子孫祖宗來
可屈指公則二焉即是觀之豐功盛烈雖家乘紀述容有
逸略而其矚然大者不可掩也銘曰

雲雷經綸屯將作解元氣鼓動大塊斯噫豐隆屏翳相爲
後先亭之毒之以基我元於赫代工開天伊始同盟黑河
有如白水轍環扈征何堅不摧戰功曰多我實有之珠旗
揚揚金符煌煌從官如雲君賜以彰天荒旣營有城翼翼
樹藝告成百工以集郢律回春奏食靡艱俾爾子姓世尸
厥宮族鋒雖利吾忘吾脅恬然不傷嬰鋒蹠血拔燕論功
旌以殊禮四矢所至悉公之邸帝曰汝賢其長中書汴蔡
底平金社遂墟眎功頒賞賜戶三百世掌食采有官永額
不懲首離優游考終九重震悼賻腆祭豐弘惟桐鄉庸昭
崇報有穹其封有恤其廟秘史紀名永終不墜顧是刻文
益示揚厲

大元故贈光祿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

事柱國追封趙國公阿塔海牙公神道碑

并序

江南行臺御史大夫阿思蘭海牙致政家居遣其子都水
少監忙歡奉蒙乘請曰老夫賴先世餘澤竊祿位有年而
吾父平章公墓尚未表非慢也顧盛滿難居功名鮮終恆
懼不克負荷遺羞丘壠君恩如天幸賜骸骨養痾田里年
且八袞吾知免夫子知我其銘之有壬讓不獲本其狀序
曰平章公諱阿塔海牙畏吾爾氏世爲高昌望族祖玉龍
阿思蘭都大都大華言巨室也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
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范陽郡公祖妣月禿堅追封
范陽郡夫人考諱哈刺阿思蘭都大當太祖皇帝肇建區
宇國主邑都護發兵攻金斬其長史聞滅乞里有異遣將
命偕察魯四人馳告行在且具款誠上曰果如爾言其告

爾主以方物來對曰皇帝幸生活高昌高昌身且不敢有
何有方物復命輦寶貨金織段以獻由是高昌內附因留
宿衛從太祖南征卒於柳城贈資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
書省右丞上護軍范陽郡公妣燕帖你追封范陽郡夫人
公宿衛積勞除塔山屯田打捕提舉不就卒於京師昭回
里第年七十一葬城西小南莊之原贈光祿大夫江浙等
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趙國公配八剌忽都哈封柳
城郡太夫人卒於濟南年八十四大夫時長憲山東護柩
歸衲子男二長大夫也次賽因海牙同僉宣徽院事早卒
嗚呼世臣大家上有啟而下有承得以世濟其美者公一
門其庶幾乎公性恂恂而志趣超詣由近侍出官非其志
也嘗曰我先人有大造於高昌氏子孫必有興我不必爲

也夫以右丞之賢明畏天之義一介往來舉危亡之國而
措之安遇知太祖夫苟引年居高位享厚祿必矣乃鬱而
不發蓄而不泄至公又植而不食必再世而後顯是蓋遲
速之有時非人力之所能及而啟之於前者固已逢涌而
不可遏公卒時大夫已拜南臺御史流澤之來浩乎其沛
然矣其浮雲富貴優游以老宜哉大夫以卓越之才起家
監縣爲良吏入臺爲材御史出廉諸道爲剛明使者入中
書分南臺爲天子重臣歷九朝官二十七轉天下識與不
識皆知其名而又躬服儉素衣無錦繡居無華飾榮寵方
至退然若虛文皇嗣位聖眷益隆玉帶上尊錫賚相望至
爲玉刻署押以示殊遇當是時苟假寵於上爲先世要美
謚作豐碑亦何求不得顧乃自抑若不能加於其先有於

其身者必遲回以待於致事又遲回以至於今日不請於上不謁於太常擇所宜爲者自爲之視世之朝暴貴而夕龔賜碑者有間矣二子長少監也次月祿海牙少監二子寶哥寶山俱宿衛內廷公生世爲賢子爲賢父歿而享其寵嘉出於尋常身大官無聞者萬萬也其可銘也夫銘曰於維趙國作德於逸而小心以繹不柔以忤不競以亟以承其先烈以裕其胤息其先伊誰實爲右丞子子其征屬其盈高昌之望曰命靡常主命不辱而天威肅將輦其金珍篚厥玄黃歸我聖皇以敕寧一方大夫繩武不遠伊邇右丞有孫趙國有子坦坦如砥矯矯如矢維天子使靡不極所止宜爾錫爾山峙川委繫來世之祉城西之原有樹有封刻銘豐碑百世可宗

故承務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葉先生墓碑

承務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致仕葉先生諱瑞字宗瑞遠祖祖洽宋熙寧間廷對魁天下曾孫廷秀由邵武徙建昌新城春秋擢第官至朝請大夫知桐州言事忤旨仰藥卒子遠宣教郎奉樞歸次采石而溺孫茂祖甫四歲母饒夫人抱以依姑趙趙居而教育之因爲金溪人中鄉貢進士舉娶趙生四子先生其叔子也幼尚氣節致力經學以及百家皆得旨要其爲舉子業不蹈時習或戒以希有司旨先生曰吾爲是區區而悖吾師說乎益篤志爲己之學進士公卒先生甫冠貲產悉分弟妹而躬耕以食趙夫人卒足弟四出先生獨力營治以乃幡然曰昔親在不敢離親亡矣充吾學爲揚顯者不力可乎歷甌越會稽瑯琊涉

汶泗過洛入秦道晉以達幽朔無所遇最後至遼東世臣
洪氏以好儒聞闡義學方難其師有以先生文行言於平
章君祥右丞重喜者及見大悅館而師焉諸子彬彬以文
學濟其世美遼東之人翕然知向學者先生力也朝廷以
右丞薦授遼陽路儒學教授再調大寧路陞將仕郎江州
路湖口縣主簿攝尉事盜人逸者皆獲之憲司檄按德化
縣疑獄即得其情覈虛糧決滯訟縣以治聞轉撫州樂安
務提領俄請老授前官至順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以疾
終於家壽八十有五某年某日葬某處娶趙氏生子
順女適孔景仰繼黃氏生子升寧都州夏河寨巡檢女適
湖口縣典史杜復享繼王氏生子大有廕宜春揚橋務提
領女適高安白沙寨巡檢孫鐵柱孫男三人縝綱繹女三

人先生年五十始出卒能致官而行其學迹徧海內乃得
返鄉里至於休致而終於正寢雖用不盡其施而教之振
於東善之淑於人者多矣遺文四十卷庸學提要六卷周
易釋疑十卷於虜博矣哉中原貢舉廢將九十年江南亦
四十年有壬少時先公教之曰金源分裂且事貢舉國家
之大未有不行但遲速有時爾力學以俟當有際也時混
一才二十年故老尚多幸及從學粗有得也尋以校職從
事山北憲貢舉詔下乃棄而應薦先生實主文遼陽科制
廢久內地有所不悉遼陽在東僻有司一切昧於奉行先
生纖悉教之蓋江南內附時年已三十餘矣習於場屋條
制者也監試僉憲田時佐曰微先生幾不能奉詔有壬旣
獲薦文入禮部經問之奧策問之切見者莫不駭異先生

在湖口方鳴金鼓行江有壬歸省臨江遇之中流歡甚至
順庚午有壬為兩淮轉運使先生惠然肯來年八十四矣
飲食起居猶昔也手寫大學中庸二書注字如蠅頭以與
小兒留月餘歸明年遂没又八年升來武昌請銘將刻之
阡茲銘也其誰宜為銘曰
於虜先生志壹學醇友善行道恥為鄉人昔隘分裂佔畢
苟安四海既一我轍乃環有韞未裸費用不售爾不我知
我不爾覲晚慕幼安片帆遼東有命自天臯比畀公俊造
賓興墜緒孰繹紹遠選公張此東僻樂育嘉惠侏離伊吾
糾邑司征曷究我書八十五年口不藥劑禔身所遺根茂
實遂旅無所容道路屏營歸來正首於虜先生

有元功臣曹南忠宣王祠堂碑

至正元年二月乙酉中書臣僚言敕建曹南王阿剌罕祠
禮官議視淮安忠武王而祠於集慶縣官給其費且請賜
田千畝以奉祭祀制曰可既月王之子脫歡由中書平章
政事拜御史大夫行臺江南臺治集慶又得躬相厥役以
迄於成貽書有壬曰子嘗承詔銘先王知先王莫如子祠
落矣願有紀也讓不可乃本其碑擷其家世履歷勲庸之
槩曰蒙古札刺兒氏有贈定威佐運功臣光祿大夫司徒
謚忠定諱撥撒者王祖也贈宣忠靖遠佐運功臣金紫光
祿大夫中書右丞相謚桓毅諱也柳干者王考也勲皆上
柱國爵皆曹南王身皆死於戰有大功祖妣塔拜妣滅列
皆封王夫人此其家世王沈毅善戰襲桓毅職中統四年
錫銀章虎節仍上萬戶至元十二年擢昭毅大將軍以上

萬戶權行中書省進中奉大夫行中書省叅知政事明年以叅知政事行江東道宣慰使明年入覲陞資善大夫行中書省左丞十六年進資德大夫行中書省右丞仍宣慰江東十八年入覲拜中書左丞相行中書省事階光祿大夫征日本次明州而薨壽四十九葬曹州濟陰縣鄆邨累贈推誠宣力定遠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曹南王謚忠宣此其履歷歲己未渡江破宋師於隆興北山中統初討阿藍斛兒渾都海於河西明年扈征阿里不哥於幕北明年從宗王平李璫於濟南四役皆有奇功賜黃金金箠金鞍文錦恩數稠疊至元四年觀兵襄陽明年圍之越六年克之始走宋師安陽灘中綴宋師百丈山卒與策勲焉十一年略地江北奪郢州南門堡獻盪舟

之策渡沙蕪取鄂州泝江陵至鎮江十二年與淮安忠武王右丞相伯顏分道取宋王發建康道與宋師戰屢敗之破東壩砦拔溧陽建平廣德西安長興關獨松關前後斬首一萬五千級殺其將杜總管吳奉使許吳二總制及騎將二人俘谷總制張知府裨將祝亮等四十二人十三年三軍會於杭宋亡徇浙東降趙提刑等五百餘人追播福安僵尸四十里殺步帥李世達俘秀王與擇監軍趙由懣防禦使林德降安撫使王吉分軍興化禽宋相陳文龍降宋官二百餘人淮兵三千人江南遂平此其勲庸配脫端闊闊倫忽都臺竝封王夫人子男二長也速迭兒銀青榮祿大夫山東河北蒙古軍大都督集賢大學士次大夫也女五俱適望族有壬惟古者功臣受封之國先建宗廟於

路寢之東所以廣孝而勸忠也諸侯之制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太祖百世不遷昭穆則視親盡而遞遷之自漢以來諸侯鮮及十世身享崇爵而子孫不能保也廟制由是而不講矣其有德及生民功施社稷者在朝廷則有圖形以寓其思賢念功之意在其臣吏則有建祠以盡其事亡如存之心亦因時制宜之義也諸葛武侯之沒所在求爲立廟又請立之成都後主皆不聽民至私祭陌上以武侯之功尚何靳於一廟豈欲黜私祭以崇正禮邪夫所在立廟若汎立之成都亦復不聽何哉至習隆向充之請始聽立廟沔陽則武侯之得廟亦戛戛乎其難哉皇上於忠宣旣立之祠又錫之田思賢念功之盛德豈區區蜀禪之所知哉大夫祇順德意克篤前徽勸孝勸忠於是乎在

皆可歌以薦者也乃爲之詩俾歌以徹豆籩其辭曰
乾元統天乘六龍宏材碩德如雲從忠宣天挺間世雄父
菑子播昏作農帝曰來汝汝世忠奮戈無往不奏功方城
雒雒際皇風分兵倚甬乘其墉沙蕪飛渡星月蒙順流震
擊無遺鋒義旗禮干趣獨松趙孤銜璧吳山空萬邦玉帛
四海同台司兩轄昭報功虎符龍節行江東倭奴何物勞
蒙衝魂升海隅心九重揚顯有子能始終哀榮典冊備且
隆袞裳旒冕曹南封石頭城高江流淥新廟奕奕摩蒼穹
圭田千畝畝且鍾維糜維芑紛穆種春榆釋烝簋有饌醇
醲載裸牲特豐樂備舞兮明禮容神保假兮福祿降象賢
世美垂無窮

附錄

有元贈中奉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
護軍追封魯郡公許公神道碑銘

有序

安陽公居政府之五年一日得請於朝既釋機務將歸省
其先塋於洹水之陽以顯考魯公行狀命其友歐陽玄文
諸神道之石玄惟方今公卿大臣辭翰擅美無以右安陽
公兩都有大營繕諸臣僚家先世碑板咸以奏請屬筆安
陽公爲榮於法當援吾宗充文忠公例自表厥考崇公之
阡又自書之爲宜安陽公堅辭以爲不可乃勉敘其行實
而銘之魯公諱熙載字獻臣姓許氏生七歲孤太夫人挈
之依外家公幼有異質處羣髻中終日持重寡言稍長攻
讀書習爲儒二十能舉子業有雋譽年及受室娶里中名
家外舅仕湖廣行省公欲就學東南因往焉遂爲當道所

知以行省檄辟德慶路提控案牘由是以本職歷永衡兩
路湘潭一州凡三考成資調長沙稅使遷臨江撫州兩路
總管府照磨進將仕郎湖廣行中書省理問所知事改從
仕郎會福院照磨兼管甸承發架閣庫位不滿德而所至
稱職吏服其能民懷其惠不可悉數其一二存諸簡書略
見始末者若在德慶時鄰獠軼境州將趙往督捕府無它
官以次攝事公料丁壯輸糗糧高城深池備禦有法會城
中民饑比馳狀請粟而先以賑貸民用無它虞將士俘鹵
有愬非辜宣慰部使者雜譏之渠帥利所獲從旁執爭公
駁之云寇徒脅從猶當理出王民躡入賊衆又從而臧獲
之可乎上官用其議薄有左驗皆免爲民先是公以新進
下僚代總郡寄一切興發事皆已出當道意頗暮之寇平

中州文表卷第二十一
吏民咸稱其應變方略有餘又見其面折元戎脫民於殍
乃更賞嘆共剡薦之在永永尚巫鬼里社舛土木偶相昏
因服食共具以侈相夸民坐凋敝公臯樊侯毀淫祠數百
區以窒其妄又撤其材以給黌舍公廨倉庫之府公私便
之在衡安仁盜袁舜一怨苦播州餉負險挺亂旣誅朝廷
宥其餘黨甚衆民有越軍若爲竊攘者有司得之獨以強
論不赦公曰彼從盜爲亂猶貫殊死此因亂爲盜乃服上
刑不平請併彼舍之議上卒從其言在湘潭時有范重二
者嘗過友家乘虛揮其供佛鐵器以歸友蹤跡甚急范慚
怖而返之物游徼發擿之拘范及友於官公推讞得實旣
而有赦吏欲墨范臂景跡其身公謂詞未送官物先入主
法不涅亦不當錮范卒爲良民在長沙征算不苛羨增秋

毫歸官在撫州豪民有龔胡者僞造楮幣十餘年轉鬻閩
浙聲已狼藉計蹙自首官疑有隱索之闕地得宿用板印
緝數皆倍所首獄輸朝廷遣使分道處決龔厚資祈免姻
族又助其營謀已議減死公持不可曰首寘隱多去未存
本與未首同衆莫能蔽乃寘諸法未奉祠在京祠祿優暇
而年近休致諸子又皆顯融力請謝事未報得痞疾薨於
官生以中統二年辛酉十一月丁亥薨以泰定四年丁卯
二月癸酉壽六十有七葬以是年十一月壬午祔安陽武
官原新塋許氏世居許昌曾高已上金亂失譜祖考隱德
曠僚諱信考贅彰德湯陰因從家焉初贈亞中大夫彰德
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高陽郡侯再贈嘉議大夫僉書樞
密院事上輕車都尉追封魯郡侯諱毅妣以孫婦趙氏讓

封初追封湯陰縣君再封高陽郡君累封高陽郡夫人進
封魯郡夫人姓宋氏公初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
都尉追封高陽郡侯進贈中奉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
叅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配高氏萬寧縣尹榮之女初
封恭人再封湯陰縣君累封高陽郡君進封高陽郡太夫
人追封魯郡夫人恭謹令淑孝敬事姑惠慈睦嫺性多愍
惻尤樂施予聞故舊家有喪致廢飲食拯問里貧病如拯
溺焚魯公待客好豐諸子隆師蓄書嘗鬻簪珥以繼其資
雖居中饋經營彌縫能使夫子處約之久不失令名有古
賢媛之風焉至順二年辛未五月庚子卒於揚州壽六十
有七由僉樞而下皆以安陽公貴推恩伯子有恆大寧路
儒學正調大理路軍民總管府知事薦於養志力於幹蠱

魯公年四十不親細故內獲夫人儉勤之助外藉伯子開
敏之資日能安居樂道專致教子以有今日先魯公祥之
二日卒年四十有五時論惜之娶李繼狄集賢直學士文
忠之女仲子有壬是爲安陽公登延佑二年進士第初授
同知遼州事歷山北廉訪司經歷吏部主事南臺內臺監
察御史詹事院中議中書左司員外郎右司左司兩郎中
兩淮都轉運鹽使兩爲叅議中書省事治書侍御史陞中
奉大夫兼奎章閣學士院侍書學士同知經筵事拜中書
叅知政事轉通奉大夫以本官知經筵事在位有相業臨
事決議不愧古人以封讓祖姑者其初娶景州儒學教授
永平趙兼善女金源世科進士家也繼室趙氏銀青榮祿
大夫中書平章政事魯國公世延女也竝封魯郡夫人叔

子有儀經筵檢討武昌水陸事產副提舉娶劉平江知州
傑之女季子有孚國學上舍生登至順元年進士第授承
事郎湖廣等處儒學副提舉改湖廣行省檢校官娶張繼
賈安慶總管汝立女也女二長巽貞適江西行省都事趙
彛次安貞未嫁而卒孫男四寶山燕山白耆黑耆孫女五
小茶三茶增茶順茶相茶公器識深長學問篤實內行慎
獨外交盡忠性不能酒長夏盛暑衣冠儼然書不釋手爲
貧謀養不擇祿仕間關外補四十餘年僦屋以居糴市以
食親故嘗靳之曰君位劣祿薄親年又高何狷介至是公
笑曰爲臣當廉何有大小之別記獨不云小臣廉乎宋夫
人年二十八居婺守節自誓迄公成人教育甚至公逮事
終身子職無闕司征長沙作綵衣堂以志其樂宋夫人病

利力求去職侍疾寢食爲廢初喪號慟絕而復蘇旅殯原
上苦出廬墓者三年每晝端坐木下狀如泥墜樵夫牧豎
迫而視之始驚爲公年踰五十時祭必哭哭必致哀喪禮
倣古不用緇黃人始議其儉及送終之厚祀事之豐莫不
願習行之旣祥非疾病蔬麩不御臨江之除訝吏再四必
後其妻孥守丘壠乃去今長沙人即公廬墓之地作書院
以表其孝請於中書得永額所植松柏愛護之成林晚歲
研精理學易箒之年正月朔日命諸子講周子太極圖說
至原始反終慨然而歎因論人世修短有若將終焉之意
舅氏宋君寶蚤年擇師訓公遇若已子公迎養以禮有子
爲娶令族俸入盡以資之始生彰德之東程岡因以東岡
爲號後更號真拙著經濟錄四卷女教六卷尤長於詩有

東岡小藁傳於世仁廟初策進士漢人賜緋者十有一人
唯安陽公年財二十有九父母具慶時人歆之每以為義
方之勸公在會福安陽公官已卿士而公身教嚴厲安陽
公出入必咨凜然前脩家法公疾禱神謁醫靡不極至公
薨貧不能治斂又思得美槨哀慕不知所為朝廷聞而厚
賻之始克歸葬公葬墓土未燥安陽公數遷遂至宰輔故
贈親之典備極哀榮惟公生平種德行義自厚於躬而後
巡退託未嘗有幾微責報於天求上於人之意迨夫積善
之報在理必然則人固莫之與京天亦莫之或違也狀公
行者為今南臺侍御史濟南張公起巖志公壙者為今御
史中丞浚儀馬公祖常至玄為神道碑三人皆安陽公同
年進士嗚呼斯亦他貴臣家所難而魯公有焉銘曰

允矣魯公生而敦龐為儒則通治吏不尨儒通不窮若歲
徒枉吏尨則蒙乃昏然釭發聲粵禹初武之楚嬰身事衝
不震不撻憂民有忭遇事無懼或縱爾於置或逸爾於鏹
或觸爾倥侗或鞣爾幻咙世涂憧憧公志倥倥為於颯颯
與俗異腔且行且邁孰搏孰控盤桓令終德厚信釭荆士
景從鹿隱維龐江夏向風黃孝無雙醜河為灘導岷為江
涘源之鴻沿流從從高陽豐彤庭堅尨降仲才棟隆仲力
鼎扛公也亢厥宗仲也爽我邦洹水沖融太行崆峒偃山
為雄厭水勿淙若堂其封堅珉如珏石人載礮其樹如幢
仲詞春容銘諉友燾公當如崇仲盍表於瀧

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國子祭

酒歐陽玄撰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趙孟頫書
篆能靜處士茅紹之集勒

至元四年歲在戊寅八月吉日建

圭塘小藁序

昔人論文章貴有館閣之氣所謂館閣非必揆藻於青瑣石渠之上揮翰於高文大冊之間在於爾雅深厚金渾玉潤儼若聲色之不動而薰然以和油然以長視夫滯澁恠僻枯寒褊迫至於刻畫而細放逸而豪以爲能事者徑庭殊矣故識者往往以是槩觀其人之所到有足徵焉本朝自至元大德以訖於今諸公輩出文體一變掃除儷偶迂腐之語不復置舌端作者非簡古不措筆學者非簡古不取法讀者非簡古不屬目此其風聲氣習豈特起前代之

衰而國紀世教維持悠久以化成天下者實有係乎此也集賢大學士兼太子左諭德安陽許公自進士高等接武而上歷侍從膺藩宣典內制佐政府出入中外四十有餘年其牢籠萬象漱滌芳潤總攬山川之勝與夫推之經濟當世者何莫非學其所取數多其用物弘故其所發筆力有莫窺其倪而邈迤曲折且不它蹈則夫冠冕佩玉之氣象信得而徵之矣公大全集凡若干卷簡而出之爲詩文樂府若干公題曰圭塘小藁圭塘安陽別業也公之所休逸也花竹泉石超然林壑故以命編云契生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張翥書

中書叅知政事許公文過集序 歐陽玄

本朝儒者叅預大政而以詩鳴者吾得三人焉其一金進

士其仕當南北混一之交其風猶有金源之風其一齊魯世家子所與居游又多京國華腴其詩自有富貴之氣及南渡江漢詩乃清厲其一家本梁趙流寓荆楚筮仕并營其詩蓋負豪爽之資每北渡居庸詩益奇雋蓋安陽公也三叅預皆有治才詩其餘事而以鳴者人多其有餘力也至元三年之夏安陽公扈從上京賦詩百二十餘首名曰文過集向余所謂奇雋者殆山川之助歟公才刃縱橫無少凝滯氣機出入雜以譏評用之於政於文皆然獨是集題曰文過余未然之明良賡歌昉於臯陶聲律依永教於后夔世稱相業莫先臯夔曾是以過乎公屬余識之題而歸其集

圭塘小藁序

圭塘小藁者即至正集而不具錄者也圭塘者先生別墅也先生幼穎悟先公自教之趨庭應對詩文立成嘗侍游見古碑命往讀輒背誦以復同行驚歎謂偶然故試之始信甫冠入京名譽日起未幾擢高科登顯仕著述不廢精敏絕人門生彙爲至正集歐內翰謂雄渾閎雋不可以淺見闕有孚仕南臺見江湘間得片文隻字十襲傳玩至有假託以銜者遐方好事不憚請求然卷帙浩瀚諸生應酬不給有孚得先生所輯名圭塘小藁即至正集而不具錄者繕寫以應之其居禁近省臺論天下事凡見章疏嘉言讜論具至正集方貴顯時何求不獲而獨留意於文翰今年七十四杜門却掃聖上念老臣優全祿任子官俾得安閑至於親朋懇求亦有不免孔子曰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其識趣爲何如昔子由序東坡和陶詩曰轍少而無師子
瞻旣冠學成先君命轍師焉夷考其後宦遊四方中被誣
斥睽離之時多從兄之日少如有乎者不敢竊比前賢然
亦承命而師三十年不去左右開發成就固已不少而憤
憤庸庸學不加進年將耳順跼伏祠官步武且不敢仰視
而况文章道德之懿哉他日將何以見先公於地下日月
逝矣雖悔可追託名集端因以志愧至正庚子中秋弟中
憲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有孚序

昌初至安陽與政府叅議同試士一生偉然其姿而
拙於文叅議將黜之昌顧以士之立於世獨文乎哉
矧其習於楷法是亦有可取者乃從臾就貢列明日
生抱兩畫像詣昌泣而拜曰此吾祖文忠公與太常

公像也使昨者見黜則辱吾兩公多矣昌爲懸像於
堂再拜授生而慰遣之夫事固有偶然者抑孰知其
遂及兩公哉士以行爲本氣節爲輔文固所以飾夫
二者孔子不云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先民有言
與其史也寧野劉昌在銅雀臺書

昌欲謁安陽公墓以事不果從吏云墓有公神道碑
高丈二尺餘四面各可四尺皆有字趙文敏公書也
昌使之拓墨本以來乃安陽公之父魯郡公墓碑歐
陽文公爲文茅紹之集文敏公書刻之安陽公終乃
無爲文刻之碑者蓋是時故老凋謝而子弟亦散遺
而遂至此今其諸孫孟敬起進士擢守建康名稱燁
然其必能料理其事者安陽公之德澤真遠哉昌在



